

二月 ER YUE



主 管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主 办 二月杂志社
顾 问 张克强 薛党鹏 薛 锋
李文耀 雷琪平 石峰虎
胡 杰
编 委 郑宏宝 刘 卫 李 亮
尚 武 谢小愚

主 编 谢小愚
副 主 编 孟 萌 原 雪
本期编辑 李 亮 尚 武 商 羽
王晓开 邱海宁
封 皮 原 雪
插 图 王 娟

地 址 西安市凤城五路 69 号
邮 编 710018
电 话 029-86537079
邮 箱 xzeryue@126.com
xzeryue@163.com

目 录

小 说

- 04 不拿柳叶刀的医生 / 刘小琳
- 06 在路上 / 王旷为
- 08 回家 / 高文卓
- 13 紧急状态 / 罗贤尧
- 14 罅隙中的光 / 宗子渝
- 15 病毒 / 庞昊宇
- 16 梦,孰真孰假 / 李诗雨
- 18 一位医务人员的日常 / 张思逸
- 19 城南花已开 / 蔺艺喆

散 文

致敬篇

- 21 不破楼兰终不还 / 麻珂诚
- 23 你是凌晨两点的街灯 / 张祎童
- 25 自认无功却有功,他命不凡终归凡 / 贾锦豪
- 25 身着白衣,心有锦缎 / 史文茜
- 26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 袁新宇
- 27 此情不辨冬与春 / 孙苾芝
- 28 致守护者们的一封信 / 谢卓承

随想篇

- 29 冬雪 / 苏吟曼
- 30 疫情·青春 / 王馨雨
- 31 墨鹄展翅,千里荡漾 / 张美溪
- 33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 陈知雨
- 34 “风月同天”固为动人,“武汉加油”也不失深情 / 王袁锦绣
- 35 囚衣 / 郝 乐
- 36 敲钟人 / 王康乐
- 37 与心灵对话 / 王雨轩

教师作品

- 38 平静的春天 / 谢小愚
- 39 等待黎明 / 商 羽
- 41 临走前,我想对你说 / 王晓开
- 43 我在抗疫“一线” / 李 林

46 2020,疫情下的开学 / 邱海宁

48 这个春天不一样 / 刘 欣

49 疫情之下,重温经典 / 刘 珍

51 来自蝙蝠的一封信 / 马波荣

52 写给学生的信 / 樊兰君



不拿柳叶刀的医生

● 高2020届文2班 刘小琳



2022届21班 王宇勍 绘

“情怀，你和我谈情怀，情怀能当饭吃吗。”

这是一年前，准确地说是七个月前，张国平和我离婚时，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年未至

我手里拿着车票，盘算着回家该怎么给爸妈说我已经离婚的事，虽然不存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也不存在房子，车子，财产分割问题，但到底他们好不容易嫁出去的女儿，又成了一个人。

“小李，怎么了，我在过安检，好好，你稳住，让小王看着，她手里记录全，我马上回来。”

得，这下把解释省了，都不用回去了。我坐在回医院的出租车上，“喂——妈，今年我可能回去晚点，我手上一个病人出事了，走不开，您和我爸别吵架，过个清闲年。嗯，国平也留院了，忙完了就回来。”

“柳老师，这是病人的片子，你看这肺，传染科的老师已经来了。”

“小李，通知病人家属，稳住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属，让他们别乱跑，小王去给总务科打电话，让他们送隔离服酒精过来，就放门口，咱们的人去取，记住别接触。小白，小白，封了大门，别让人员随意流动。其他医院，什么情况，确定了吗，上面给话了没。”

“还没有，还不能确定，但有相似病例了，媛主任说，小心为上，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给在科室的人说一声，加个班，别着急回，做好消毒工作，找人给病人和家属普及消毒常识去。就怕

万一。”幸好穿的平底鞋，要不然这腿就要不了了。我看着镜子里的眼睛，还算清明，“小李，眼里有点活，少玩点手机。”

“柳老师，”我听着小李的声音有点颤抖，到底年轻，还没见过什么场面，“柳老师，确定了，别的省也有了，咱们咱们…”我手里的片子一抖，“去，去，看看咱们的口罩还够吗，每个人多发一些，必须两小时一换，最多不能超过三小时，省着些用。再去通知一下家属，这病要好，花的钱多，他们家，算了，做好心理准备吧。”为什么，即使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会下意识的问自己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我早已不再是刚实习那会的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可是，任凭我怎样熟悉这样的情况，我也接受不了，人，真的会被穷死。

“小柳啊，不是我不帮，你想啊，我垫得了一次，垫得了两次，可我做不到不计回报一直付出，我也有自己家庭，我的孩子，我的父母，况且进了手术室，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发生，万一不出来，你让家属背着这么多的债，怎么活。我可以不计较，那别人呢，这类家庭啊，都是亲戚们借遍了的，人在还好，心里有着念想，人要走了，我们总得让他们也活下去啊。等你做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恩师五六年前的话，还印在我心上，每每在我经历这种人性的考验时，就常常跑出来折磨我。都说医院的墙见证的祷告比教堂还多，可谁又知道这祷告声里，有一批声音十几年时间年的一直不停，有的人祷告一两句哭着离开了，有



的人抵着墙哭笑着离开了，有一群人咬紧牙无声地为每个在医院里的人祈祷却一直没有离开过。

年已来

“小李，我来了，东西在科室门口，你去一下，南边的两盒是不辣的，我记得你们柳老师不吃辣，还有一盒是你的，你的米饭里我给你放几块糖，你……”

“好，你先走，我洗个手就去取，你记得勤消毒，我们这儿毕竟不安全。”

“柳老师，吃饭了，都这个点了！”

“你们先去，我和小王把剩下几个房查完，我们再撑一个小时。”

“就是，现在还不到八个小时，我也不饿，你们先去吧，能省一点是一点，是吧柳老师。”

“是啊，看来没白教你啊，等过了这阵，老师请你们吃顿好的。”难得孩子心态还不错，我心里想着，这代小孩啊，底子不错，心善，活扎实，就是越来越少了，想当初我实习还是巴儿巴儿的求着老师带，现在啊，我们几个老人是拼了命地抢人啊。我看了眼在挑输液管的小王，赶紧继续自己熟悉的工作。

“柳老师，这是你的，不带辣。”

“柳老师，你来晚了，刚我们还抢小李碗里的糖的，那甜的。”

“哪来的糖。”

“还不是那外卖小凡给的……”

“别瞎说，柳老师，你别听他们乱说。”

“有工夫，都给我休息去。小李，你没事去给我问问传染科王主任在哪，我一会……”

“柳老师，您还不知道啊，王主任他，他都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猛的一抬头，筷子刚夹起的米饭又掉了回去，怔怔的看着我面前这帮一个个低着头孩子，不用看我都知道，一个个眼睛肯定红的不成样子，我刚刚还批了他们，估计好不容易驱散的阴霾又被我给召回来了，“今早三四点的事了，太快了，发现的时候都……，全白了，全白了啊，我们，我们……”

“都去休息吧，下午都打起精神，咱们把王主任那份得救回来。”

我心里难以平复，说来张国平还在的时候，就是王主任带着他，本来王老师是不用带学生的，可当

年，当年医患关系闹得严重，带张国平的老师被捅了刀，没救回来，跟着查房的张国平当时也就二十来岁，目睹着血把白大褂染红，那一抹红，成了张国平心里的坎儿，后来心理疏导也介入，但终究是个种子，这个种子，在去年三月发芽了，张国平得了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遂辞了职，去了私营医院。也就是那之后一个多月，我们离婚了。我的脑海里不断播放我复杂而简短的前半生，我拼了命地在高考上考出了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成绩，也许在别人看来没多高，但足够我报考我心仪已久的医科大学了，足够我对着校训宣誓，大学五年我们宿舍小阳台上的人体骨骼陪了我多少个日日夜夜，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我从那个不曾杀生的女孩蜕变成了可以在吃饭时讨论解剖图的女医学生，我考研考证实习，我拼了命地穿上这身白袍，就是为了能扛起这身衣服的重量。我的大脑难以平复，强迫自己闭了会眼，索性穿了防护服忙起来。

“小王，你怎么还没走，检查完这个病人，立刻回家，一个小时前你就该下班了。”

“柳老师，我不回去，我还可以，我年轻，我……”

“年轻什么，年轻不是衡量行医水准的尺度，你自己看看自己的精神状态，怎么对病人负责，你误看温度计上的一个数字就是失职，现在结束工作，回去强制休息。”

“老师，我……”

“小姑娘，你们老师……说的对，你们……休息好了……才……才能救更多的人。”我看着小王手里最后一项检查结束，把夹子抽了过来，“回去吧，好好睡一觉，趁现在人手够，再来有你忙的。”我目送着她出了病区，才继续她的工作。

“柳老师，还有床位吗，那个外卖小凡，小凡，他确诊了……”

“小凡？是那个……？”

“对，就是给咱们送饭的那个……那个小凡……”

“小李，你去、去回话吧，真的是没有床位了……让主任问问，问问其他医院……”我实在是难受，明明前几天还……为什么，如果多一张床位，就多一张，也……唉，别说多一张，多几百张，也……我甩甩头，视线重新聚焦在病例本上，“姓名”。



在路上

● 高 2022 届 11 班 王旷为

灰暗的天空,看不到太阳。小张刚醒来,竟分不清现在是什么时分。

“刘哥,我睡了多久?”小张伸展了下胳膊,问主驾驶老刘。小张眼睛有散光,刚睡醒时尤其严重,手机贴到脸上了也看不清。

“你就睡了俩小时,现在十点多。”老刘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地应到。“我有点困,你给我拿只烟。”

老刘接过点好的烟,使劲吸了一口,长叹一口气:“等会到前面那个服务区后你来开,我有点受不住了。”

小张忽然愤愤起来:“你说凭啥别人被困在高速上就有人管,交警大队的领导协助,网民捐款,服务区也有人让住。咱们呢,干部劝返,人民举报,到了服务区也只能住车上。这人与人之间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要不咱们也学他,在应急车道睡一觉,醒来后说不定就脱困了,你看行不?”

老刘没回答,又抽了一口烟。气氛忽然又回归了

死寂,如同窗外雾霾一样的死寂。

服务区到了,小张借口上厕所出去,打了 110,问能不能下高速,又哭诉了自己的处境。小张用了所有他能想到的方法,只有冷冰冰的“不行”。气急的小张喊道:“我可以接受任何检查,我发誓身上没有病毒,已经七天了,我现在身上一百块不到,你们是真的想逼死我啊!”小张气得够呛,使劲按下了挂断键。老刘似是早已习惯,淡淡地回了句:“现在啥年代,微信借借不就有钱了,别这么急躁,急躁的人开不了长途的。”小张长吁一口气:“刘哥,我都知道,我就觉得憋屈。为啥都是中国人,别的司机都被安顿好了,就咱们还跟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少刷点手机,别老看别人咋咋,现在困高速上的肯定不止我们两个。”老刘点了一支烟,慢慢地说道。“我记得这个服务区有个超市,我去买箱泡面,谁知道要待多久。”老刘下了车,小张连忙跟在他后面。

看见了超市,小张加快脚步,抢在老刘前面进入

年竟去

我回到值班室,看着一地的小姑娘蜷着身子,偎在一起,睡得天昏地暗,年轻也架不住连轴转,我踮着脚尖进到里面去,桌子上还有一盒盖着的米饭,水珠挂在透明的盒壁上,摇摇欲坠,旁边紧挨着一杯侧面写着字的咖啡,“你们好我们才能好”,我一饮而尽,尝不来苦味,后知后觉才咂出来,凉了。我端着饭,又踮着脚尖走出来,合计着吃完在办公桌上凑合歇一会,就瞥见不知什么时候仍在这儿的手机亮着屏,显示有一通未接来电,点进去看了眼,张国平的,我犹豫了一下,想着隔壁那帮小孩,没回。看了眼时间,都出了年了,想着给爸妈报个平安,却看到第一栏张国平的头像旁标着数字三的小红点,鬼使神差地点进去,三段语音,看着挺短的,就听了。

“柳安啊,我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回答你,你当时在民政局门口问我的那句,我没忘。”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我要是回来了,我们去复婚吧。”

我死死盯着屏幕,过于疲劳的眼睛盯久了屏幕一阵泛酸,就自己分泌了泪液,但手底下毫不含糊的划出去,下移了几位,写到“一切安好,勿念。女:柳安。”

这是我 2020 年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可我怕,我怕这是不是也是……我趴在桌子上,不住地回想,我记起了绿色小本的封皮质感,也想到了那是张国平是不是颤抖的手,还想到那天我们吵架平和的结束语:

“情怀是不能当饭吃,但可以救回一条命。”

[责编校对 李亮]



了超市。店主是个秃头男人,看起来和老刘一般大,正刷着抖音,没插耳机,声音铺天盖地。

小张敲了敲桌子,店主猛地抬头,接着是严厉地质问:“让你进来了吗?哪个是你们的车?”

小张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那么凶干什么?门口那个货车就是,那个鄂……”“湖北牌照?湖北牌照你还进来,出去,你要买啥门外面说,我给你拿!”店主一下子戒备起来,拿起椅子下的酒精,把小张刚敲的地方喷了好几下,又拿抹布擦拭。

小张顿时怒从中来,刚要发作,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按住,是老刘。“康师傅泡面拿一箱,拿红的,矿泉水也来一箱,要一块的。”老刘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小张顿时不服了,他大声嚷道:“凭啥啊,别的湖北人得病,凭什么让我们背锅?老刘你别拦我,这又不是我的错!”老板“呵”了一声:“谁知道你有没有病毒,现在这世道人心可毒了,前几天还有新闻说得了病毒还到处乱跑的呢,说不定就是你们这种没良心的人。你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我扫你就行,别进我店门啊我警告你。”小张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老刘搭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和老刘那双不容置疑的眼睛。

感觉胸口里好像憋了什么东西,满腔的愤慨化为了委屈。他离开超市,又坐上了车,点了支缅甸烟。那是老刘运货去云南,在中缅边境的免税店买到的。可他又抽不习惯,没两口就大咳出声。在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这几天的遭遇,看见镜子里自己乱糟糟的头发,感受因吃方便面而溃瘍的口腔,他实在受不了了,不管成功率有多低,他总要试试那个办法。

老刘从超市回来了,除了方便面和矿泉水,他还买了巧克力和瓜子。但他却找不到自己的车了,他只能看见地上堆着他的包和手机。

小张走了,他开着老刘的车,留下了自己仅剩的七八十块钱,孤身一人开着车走了。

一去,就是两天。他在车上过了两夜,在应急车道上。然而并没有交警协助他,他试着像新闻里受到捐款的那个人一样拍小视频发在网上,点击量也只有寥寥,可评论却是让他咬牙切齿,没人相信他的处境。他终于准备折返了,饥饿的感觉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

在行驶了仅仅一小时之后,小张就看见那个服务区了,可他的身上没有一块钱。天气就和前两天一样,驾车行驶在冷清的路上,看着灰暗的天空,他心中忽然涌出一股浓浓的悲凉。

在浓浓的悲凉中,小张看见了服务区门口站着的一个中年人。“老刘!”

老刘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似乎早就料到了,他手里满满当当,都是小张经常吃的零食。

两人的重逢没有多少温情,这位年轻人和中年人都都不擅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那一天后的小张,却再也没提过一句求助的事情。

小张却牢牢记着这次没有多少温情的重逢,记着老刘跟他说的那一段话:

“人这一辈子,就是跑长途的过程,现在就是长途路上比较不容易的一段。路上有辆车抢道,你就选择去撞他?觉得有导航,你就不记路?你问我说别人靠导航都可以,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小张,你要知道,急躁和侥幸心理杀死了不知多少的司机。要想跑完这趟长途,跑好这趟长途,你最后只能靠自己。”

小张自己也搞不懂,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2月5号前都还是铺天盖地的抱怨这场瘟疫对自己的伤害,怎么过了两天,就变成“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了呢?

[责编校对 李亮]



高2022届20班高亦凡绘



回 家

● 高 2021 届文一班 高文卓

(一)

顺手抽出一根烟开始吞云吐雾,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眼微眯,不时叹一口气。第一口面还没进嘴,电话就响了。他皱了皱眉头,拉开夹克,从内兜里掏出一个“伤痕累累”的板机,用力按了几下——是他的工友老方。

“杨光!啊呀呀你这伢子又跑哪去了,厂里正搞结算呐,快回来!”老方那头人声嘈杂,他一边埋怨着杨光一边和旁边的人算着账,“三十包,拿好了啊。”

“结算?算什么?算我干了一年能给我发几个口罩,还是给我开几张欠条啊!”杨光放下正搅面的筷子,朝电话里喊着。

“行了行了,多大的人了咱别赌气,好坏总不能空手回东宁过年啊!”老方提高了嗓门,“哎哎,等等还没登记呢”

“过年,唉,过年……”

“喂——喂——赶快回厂里,再不回来经理就走了啊,我跟你……”

杨光使劲按下挂断键,把手机往桌上狠狠一拍。他大喝一声“狗屁经理!”拉上夹克,掀开凳子,大步流星地弃面而去,冬日的寒风将他的头发吹出完美的弧度,连嘴角的辣椒油在此刻都显得如此刚毅,目光坚定有神,透露着蔑视一切的自信。他向众人留下自己高大伟岸挺拔不屈潇洒不羁的背影……

“嘛呢嘛呢,吃饭就吃饭咋还打起坐来了!”老板略带愤怒的戏谑把杨光敲醒了,他连忙去擦洒在桌子上的辣椒油。两三口扒完了面,骑着那辆贴满了透明胶带的小电驴,灰头土脸地赶回了厂子。

杨光在这家口罩厂当了一年多的工人,年关将

至,厂长突然跑路,一百多个工人的工资落了空。经理被每天工人的堵门搞得苦不堪言,没办法,只能把没卖完的口罩给工人们抵工资。起初所有的工人和杨光一样抵触反对——口罩有什么用啊?过年回老家带两包口罩?是让大家过年学会闭嘴还是怕过年张嘴露了财?在经理的软磨硬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下,老方第一个带走了五箱口罩,他给工人们说:“有总比空手好,拿着吧拿着吧”。一个、两个……工人们排起了队,在经理和老方那里领到了自己的“工资”。一个月工资抵十包口罩。拿到口罩的工人们把口罩随手塞进蛇皮袋子,满脸愁容,踏上了回家的路。

(二)

杨光领到了两大箱口罩,他拖着行李和这两大箱口罩坐在火车站大厅里。大厅里喜气洋洋,贴满了耀眼的新年祝福——“愿新年里,所有的幸福、健康、希望都‘鼠’于你”。庚子鼠年,如约而至。

“嘿!大哥,你这大箱子里装的是啥呀?”坐在他身边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憨憨地笑道。

杨光正翻着手机里六岁女儿嘉嘉的相片。“你管得着吗?”他头都不抬。

“哎呀大哥,都是出来打工的就不能友好一点吗?我看你长得和善才和你搭话。认识一下,我叫何善,哎,对就是内个(那个)和善。这俗话说得好啊……”年轻人挠了挠背上巨大的背包,发出叮叮咣咣的响声。

“闭嘴——”杨光看到手机里笑得像花一样的女儿嘉嘉,迟迟没有翻下一张,他嗤嗤地笑了。他想到了回到家嘉嘉扑进他怀里的情形,想到了抱着嘉嘉



看除夕夜的火树银花,想到了……

“哎,大哥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不想聊天就算了咋还嘲笑起人来了啊,我告诉你不要伤害别人自尊……这大过年的。”年轻人转过身子,和杨光的脸贴的很近。

杨光抬头白了年轻人一眼,继续低头看照片。年轻人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照片上的嘉嘉。“嗨呀这姑娘真俊”年轻人又露出了无邪的笑容,一口大白牙衬着黑皮肤,略带喜感。

杨光这才正眼看一眼年轻人:“我女儿嘉嘉,六岁了。”满脸骄傲神色。

年轻人和杨光对视着,笑道:“真好。”

杨光倏地起身离开,年轻人喊着:“哎哎大哥你去哪儿啊!车快开了别乱跑。”

“解放生产力。”杨光水喝多了。

“啥?解放啥?生啥?”年轻人挠了挠头,“都是打工的咋说个话都听不懂。”

何善略带孩子气地踢了一脚杨光的箱子,看到上面写着“N95 口罩 抗菌防霉”。他又笑了,碎碎念:“这哥们真有意思,年货买口罩。亲戚来了一人发一个,都闭嘴,嘿,真挺好!”

“各位旅客,十分抱歉,由于本市发生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自今日下午起,所有列车停止运行……”广播里清亮温柔的女声仿佛重锤落地,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轰鸣,时间也似乎静止。五秒钟之后,火车站的声浪再次爆发。

“唉,这怎么说停就停了?”

“哟,姑娘你还不知道呀,江城好多人得了肺炎,传染的快着呢。”

“你们得给我们一个解释啊,我们都等着回家过年呢!”

“就是,票不能白买了啊!”

“就是!”

直到傍晚,火车站才渐渐安静下来。江城街边的灯笼全部亮起来了,暖红色的光溢满了街道,犹如一只刚出炉的红薯,冒着热腾腾的白气,看着就叫人安心。何善和杨光窝在火车站背后的一个角落,二人双目无神,双手插兜,挨得很近,都把头缩进领子。好一幅落魄模样。

“大哥——”

“叫我杨光,我不做大哥很多年了。”

“大哥你想想办法,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了,这……”

“你去哪儿”

“东宁。”

杨光扭头看了何善一眼,摇摇头,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疫情紧急,赶快撤离,带上口罩。”火车站保安手电筒的光在他们俩的脸上晃了几下,“快走快走。”

(三)

“大哥,你这箱口罩要不就别拿了,多占地。”

“少废话,装上。”杨光就是这样,不管多不值钱的东西,只要是他的,就不许别人说丢就丢掉。

“嘿,不愧是我,瞧瞧这车,多气派——”

偌大的场院里,一辆小小的黑色三轮车在夜色中发着神秘的光。黎明,荒郊的一条公路上,杨光拼尽全力蹬着哐哐作响的坐骑,何善高高坐在垒得像小山的纸箱和行李上,紧张又兴奋。远望,二人颇似大漠中的沧桑旅人,较链作驼铃,声音倒还优美。只是几百公里的沙漠略显遥远。

天色渐明,他们停在一个小镇上准备吃早饭。一宿没睡的两个人蹲在小饭馆门外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惹得饭馆跑堂的美女直翻白眼。

“哎大哥,不,杨光,你知道嘛,这次这肺炎叫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听说可唬人了,人传人,说个话,见个面就传染上了,更可怕的,是这病还没得治,都死了好多人了,你说说。现在不止江城有人得这病了。”何善瞪着大大的眼睛,用东宁方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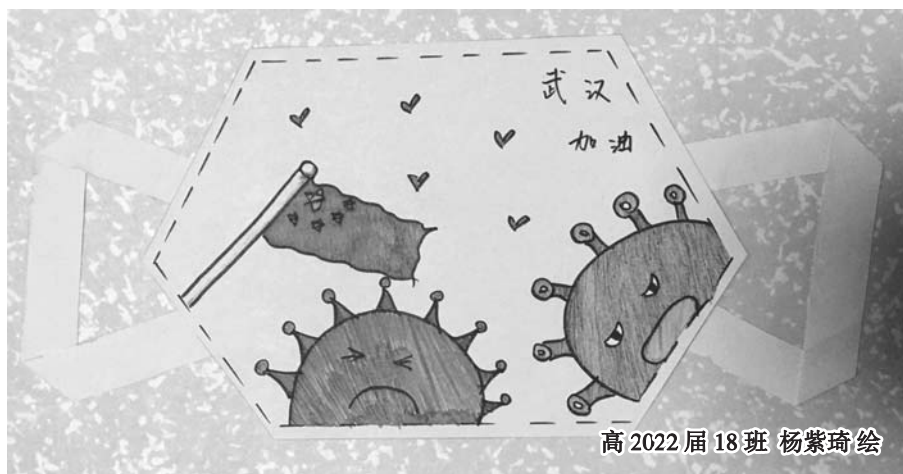
“哦”,杨光蛮不在意“喂,老婆……你放心 明天一大早,我绝对站在家门口!给嘉嘉说让她别着急。”

杨光这才一边灌着稀饭,一边琢磨何善的话。他早先也听过这个病,没想到事态现在这么严重,连火车都停了。

“那怎么办?”杨光凑到何善旁边道。

何善一拍大腿,五官“狰狞”。“啊呀,我怎么知道怎么办!电视上说让戴口罩,哪来的口罩嘛,全都卖光了。不过我想戴也没用,这咋可能防……”





杨光起身灭掉烟头，从箱子里扯出两只口罩拍在饭馆门里的桌子上。他想起了保安说的“戴好口罩”。

“唉！大哥我怎么都忘了你有两大箱口罩，哈哈！”

“戴不戴？不戴我拿走了。”

“戴戴戴，人命关天的事不敢马虎了。”

没等杨光放下碗，就听见有人在翻他们的箱子。几个穿着皮衣，头发吹得老高的小混混插着口袋，围着那辆小三轮车。

“干什么！别乱翻！”杨光下意识地呵斥。

“这些口罩——都是你的？”

“是，怎么？”

“跟你商量商量，卖给我们，我们是卫生所派来买口罩的。”

“卫生所？你们是卫生所的？我怎么觉得……”何善低声插了一句嘴。

“少废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你出多少钱？”杨光喝了一口稀饭。

“五十。”

“没门。”

“六十。”

“您当这买萝卜呢，这是N95，成本高着呢。”杨光放下碗，提高了声音。

“我管你N多少呢，九十！”

“拿走吧拿走吧。”杨光也不想再拖着两个大箱

子骑几百多公里路了，否则就算明天一大早就站在家门前，也是被抽了骨头断了筋的。

“大哥痛快人！”

“别叫我大哥我不做大哥——”杨光嘴角轻扬，伸手抚摸了一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话还没说完，“大哥，我没钱了，这顿算你请我的。”何善便扯了扯杨光的衣角，满眼期待地望着他。

杨光白了他一眼，掏出了一把皱的很有年代感的“壹元”人民币，付了饭钱。

(四)

两人推着三轮车艰难地行走在泔水横流的小镇早市上，这个镇子上的市井烟火气像极了他们东宁那座小城，叫卖声，孩子的笑声，老太太们的私语声……杨光常年在外打工，但家乡的每一丝气息都让他魂牵梦萦。

正当他们陷在回忆与好奇之中时，巷子里急匆匆冲出一位青年，打扮时尚，只是与小镇上的人们相比略显突兀。他身后追来一位中年妇女，破口大骂：“死孩子，做什么直播？好好在工厂上班你偏不！一天到晚跟个妖精似的，丢人！”青年站在巷口回头吼道：“我做直播怎么啦，我光明正大地挣钱怎么啦？”

杨光 and 何善以及三轮车合成了一根柱子，他们定定的一动不敢动，那个青年人是绕柱而走的秦王，躲避母亲的“追杀”。

杨光 and 何善会意地交换了眼神，一人前锋，一人



后卫,携着黑色坐骑突出重围,留下不绝于耳的母子两人的争吵声。

没走多远,在一家便民店前,他们又被拦住了——一位气质出众的女人向他们招手。“嘿,大哥,我还没见过这么有气质的女人,像个天使一样。”何善眼睛都直了。杨光不耐烦地说“你知道什么是气质吗?喊。”

“姑娘,有事吗?”

“有事,急事!我要买口罩。”女人指着三轮车上的纸箱,气喘吁吁地说。

“哎呦,那二愣子只拿了一箱。”杨光窃喜,“姑娘,你要多少?”

“一整箱!”女人坚定地望着杨光。

“一整箱?”杨光惊愕,他打量着眼前这个戴着围裙的女人,上面写着——便民超市。“你是上我这进货呢?”

女人知道杨光肯定摸不着头脑,便道:“这是要去救命的口罩。我原来在江城第一医院呼吸科当医生,后来,后来被医闹搞丢了饭碗,还搞得一身污名,从那我发誓再也不进医疗业。我就来这镇上开了家小超市,补贴家用。”她有些哽咽:“大哥,这次肺炎闹得厉害,我以前好多同事都因为接诊病人自己感染了,就是事发突然,医院的口罩根本不够用,她们,她们有的甚至把文件袋剪了当口罩,她们,她们好些人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了。”女人越说越伤心,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蹲在三轮车旁,把头埋进胳膊抽泣着,她或许是在哭前线医生的不易,或许是在哭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三个人,一辆车,在萧瑟的冷风里沉默了。一个红色塑料袋被风刮起来,在风中摇晃而上,如同蜡烛上将熄的火苗。来来往往的人都行色匆匆,用口罩把嘴捂得严严实实。

店铺里的电视上正播着对抗疫专家钟南山老先生的采访:“江城,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江城,是能够过关的!”八十四岁的老先生此时眼里也噙住了泪花。记者面色凝重地报道着:“目前疫情已经扩散到全国除西藏外所有地区,各地均有不同程度感染,专家建议,未来十天请各位居民减少外出以及亲友聚会,切断传播途径,有疑似新型肺炎症状尽快就

诊,早发现早隔离……让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杨光大口大口抽着烟,眯着眼望向电视。

“姑娘,走,我和你一起去江城,送口罩。”

女人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不行,你不能去,江城现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一不小心你就没命了!”

“大哥,咱不回东宁了?”何善试探道。

“爸爸,你赶快回来,我有礼物给你。”杨光想到刚才电话里女儿温柔的呼唤,停顿了几秒,把手里的半支烟扔在地上,跺了一脚,发出刺啦一声。

“家,肯定是要回的。”杨光长吸一口气,“但这时候,江城就是我家。”他声音很低沉,“发洪水那年,我和我的战友,不不,和我的朋友,用命守住了这座城,不能把它搞丢了。”何善欲言又止。他隐隐觉得“大哥”这个人不简单,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

(五)

三个人,一辆车,朝着江城“驶”去。

“大哥,你真是个善人!”女人靠在纸箱子上对杨光说。

“别叫他大哥,我大哥说了,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嘿嘿。”何善接过话茬,露出他的大白牙,“姐,我叫何善,嘿,你看我是不是也挺和善,我着实觉得你挺惨的——”

“何善,闭嘴,把口罩带上。”杨光马上打断了他。“何善啊,要不——要不你去找一找买口罩的那几个年轻人,和他们说说,让他们把口罩退回来。”

“我?我……我怕我打不过他们。”

“没让你打,你这么能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嘛!”杨光笑了笑,反手就把何善拉下了三轮车。“时间紧,同志,努力完成任务!电——话——联——系——”杨光回头喊着。留下何善一人风中凌乱。“嗨——大哥,注意安全!”何善用力嘶吼,只见杨光蹬着车渐行渐远,回头笑道:“你也是!”

杨光拨通了老方的电话:“喂,老方,你手里还有多余口罩吗,喂——老方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电话那头老方好像在和人交谈:“六十一个,一分钱都不能便宜了啊!要,就这个价,不要就拉倒!”“老方,你——你真做得出来!”杨光忿忿地挂掉电话,双手砸在车把



上,叹了一口气。

在路上,女人和杨光聊了很多。她说她店里的口罩先是被镇长“买”光了一次,后来又被几个小混混抢光了一次,再后来就彻底找不到口罩了,她看着镇上好多老人孩子买不上口罩,特别担心,因为她知道不戴口罩的后果有多严重。杨光听着,不说话,只是叹气。

女人在临走时,把柜台里仅剩的一瓶消毒液和一张纸条放在一个破旧的铁栅门前,向门内招呼了一声便转身坐上了杨光的三轮车。在路上,杨光把箱子里的一部分口罩发给了附近的几户村子里的人家,女人隔着口罩教他们如何佩戴,还一再叮嘱要重视,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一位老太太拉着杨光和女人:“年轻人,你们都是好人!有你们,我们就不怕!你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啊!”杨光一个头发都没几根了的中年男人被叫作“年轻人”,也怪不好意思的,便笑而不语,有些侠者风范。

这情景真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天神到人间播撒甘霖,多么神圣光明!而杨光在这十几年中默默做过多少这样神圣光明的事!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江城洪灾,他是冲在一线的战士;零三年非典,他是一名志愿者;今天,他又以走上了“战场”。对他而言,这是理所应当,更是一份光荣。人如其名,他一直做着那束充满爱与希望的阳光,照亮着他所能照亮的地方,这一束光曾是多少人的太阳啊!

城区入口的地方,停满了警车,很多穿防护服的人在挨个排查过往车辆。

“杨光?——是你?”

杨光跳下三轮车,拉上夹克拉链,站的笔直,敬了一个军礼,隔着口罩发出中气十足的口令“报告连长,是!”

“你小子,不要命啦,怎么跑这来了?”

“连长,您别管我为什么在这。”杨光笑了,笑得很开心,就像当年在训练场上摘金那么开心,“你看——口罩!这是我们的微薄之力,暂时只有这么多,还麻烦您把它送到需要的人手里。”杨光抱着那箱曾经遭他唾弃的口罩,“还有,连长,这位姑娘原来是医院呼吸科的医生,她想支援,您看能不能批准。还有还有,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村子有个小孩发

烧了,他家里人死活不送她来江城做检查,我们随身也没设备,看能不能派人到他家里,免得……”

“慢慢说,别着急”连长拍拍杨光的肩膀。

“嘿——大哥!大哥!口罩!口罩我要回来啦!”何善跳下一个拖拉机抱着大箱子朝杨光奔过来,伸手舞动着。

“你的脸怎么啦?”女人看到何善脸上的伤,关切地问。何善隔着口罩大口喘着气:“嘿嘿,谢谢姐关心,男人嘛受点小伤算什么,你是不知道我是怎么制服内(那)几个纸老虎的,我先是来了一套……”

“行了别贫了,快把口罩交给人家。”

“我代表江城人民衷心感谢你们!”连长向杨光、何善以及那个女人敬了一个军礼。大家长舒了一口气。

(六)

“大哥,大哥,科比死了。”

“滚!”

“真的,不信你去看。”

“哪个科比?”

“打篮球的那个,还有他女儿,都死了。”

凌晨的酒店里,两个男人躲在厕所里,打开抽风机,又开始一根一根抽着烟,沉默不语……

“对不起,嘉嘉,爸爸食言了,这里疫情实在很严重,爸爸如果回家可能会传染给你们的。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爸爸带你来江城看樱花。江城的樱花很美的,就好像——你喜欢的童话故事里的樱花。”杨光望着酒店外面的万家灯火,对电话里的女儿说,“一定会来的,那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低下头,“嘉嘉,过了这个年,爸爸对你少了些期待。新的一年,爸爸不祝你前程似锦,爸爸祝你,一生——平安顺遂。”

第二日晚,杨光住进了江城医院。三天后,杨光最后一次和嘉嘉通话,他已经没力气掉眼泪。十天后,杨光在温暖的阳光中合上了双眼,他的嘉嘉还在等待着他回家,而他,永远地食言了……

[责编校对 邱海宁]



近傍晚,雾霭弥漫在正月,小区的灯火在西咸的待开发土地中,宛如一座孤岛。

在新区的住所过年是他们家的习惯。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极速扩散的疫情阻拦了他回西安市区的脚步。本打算正月初二便回去,如今快到元宵了,一家人却只能响应国家号召,闭门不出。

侄子霸占着电视,动画节目的声音巴不得让全屋的人听见;哥嫂二人则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手机,借互联网走上疫情的前线;母亲在厨房里忙活,锅碗瓢盆叮当响。他在佯装专注的听着网课,不过老师的讲课音量早早被电视与锅碗瓢盆盖住,他也毫不在意,心思也飘到九霄云外了。网络上的沸沸扬扬已经无法再调动大家的兴致,单调的蜗居生活让人变得木讷,任何行动都慢了半拍。

门铃的突然闯入,成了聒噪乐章的插曲。哥哥戴着口罩去开门,是小区的管家,身后跟着两个防护服人。管家递给哥哥一张表,要求其填写家庭成员的信息。哥哥的眼神透露出警觉与兴奋,诘问起管家来:“小区有确诊了?”

管家支支吾吾:“19楼.....发现了.....疑似病例。”

“武汉来的?”

“.....是.....”

“要封锁小区?”

“现在只是疑似.....核酸检测正常立刻解封。”管家把表格塞在哥哥手里,想尽快结束这段对话。

“我们被隔离了!”送走管家后,哥哥告诉家人,像是中了什么大奖,语气中透露着紧张与兴奋。哥哥快步取来酒精,对着门外一股脑的喷洒,又用房门扇了又扇,生怕屋外的半点空气渗透进来;嫂子见哥哥这般手忙脚乱,紧张的心绪也被调动起来,连忙从沙发上起身,不断向哥哥抛去问题,几楼的,哪里人,什么时候确诊的,不过她手机上的操作可没停,她要发朋友圈了。

知道了“患者”之前去过武汉后,嫂子放下了手机,破口大骂开,问候起“患者”的祖宗十八代。实际上,这栋楼一共只住了三户人家,且都素未谋面,他有些困惑,嫂子为何会对一个从未见面的人抱有如此之大的恶意?至于母亲,她也放下了手里的碗盆,“我们家那边也有一个,”她借此加入了对话,“他们的女儿在武汉上大学,这只有我知道。”像是知晓了什么国家机密般,母亲的语气中带点自豪。然而母亲的小区并没有遭到封锁,实际上,整条街都没有一个确诊病例。

哥哥似乎意识到现在需要一些危机感,于是收敛了笑容,赶紧指示嫂子搜刮一下屋内的口罩,并有模有样的开始用酒精给屋子消毒,颇有大敌当前摩拳擦掌的风范;母亲也开始清点冰箱里的食物,精打细算着考虑这些可以维持几天。霎时间家里似乎进入了紧急状态,之前慵懒的日常被门铃打断,一家人与病毒似乎仅一墙之隔。只有侄子还是跟着电视又唱又跳,他连啥是病毒都不知道呢。

瞥见这番景象,他更没心情听网课了,于是开始畅游网络,正能量的事迹一个接一个,“武汉加油”的呼声不绝于耳,他又看看眼前忙活的三人,回想起嫂子的骂声与母亲的碎嘴,感到有些割裂。

三天后,那个“武汉患者”核酸检测正常,小区解除了封锁。

家里的紧急状态也解除了,侄子看电视,哥嫂玩手机,母亲打扫卫生,他听网课。

单调的蜗居生活让人变得木讷,任何行动都慢了半拍。

[责编校对 商羽]





有些城市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值得爱和希望，都是春天里的野草，长风一吹，浴火而生。——题记

樱花烂漫的日子未至，不速之客笼罩着江城，九省通衢停止了运作，街道没有人潮涌流，武汉蒙上了灰暗的长袍，情感与温存全被没收掉。

他从长长的隔离通道里走出来。通道里很静，虚脱到有些蹒跚的脚步声，隔离服面料厚重的摩擦声，仔细些还能听见面罩里不太均匀的呼吸声。一夜的不休不眠，让他身体的每一寸都在发表着无声的抗议。

接班的同事递过来早餐，他道了声谢伸手接过，手背上有被手套勒出的红痕，指尖却有些发白，低头草草吞了几口饭就要回休息室，下午他还有工作，是一场又一场与死神直面的较量，他们的时间少的可怜，每分每秒都是鏖战。

他打开手机，有很多未读消息，父母的叮嘱，妻子的关心，亲朋的祝福，一条一条读完，直到看到来自北京儿子的消息，他心底一沉，睡意全无。

“爸，我来武汉了。”其实不长，寥寥六字。

他深深吸了口气，如果不是场合不对，如果不是兜里还揣着妻子掖着的戒烟糖，他很想狠狠地抽几口，沉默半晌，起身挪去窗前，眸里深沉，背影落寞。休息室小小的窗口，冷冰冰的把医院牢牢地锁在阴霾里，然后是这座城，满目疮痍。

好像不会有人记得，街头的那边也有过春里樱花，有过楼宇江斜。

可他依旧刻骨的记着，他生于斯长于斯，他捧在心头上的故土，他的城，只是生病了啊。

其实他还是很想出去走走。武汉的冬天很好，揉碎了一地的金色阳光透着绿影懒懒地漏下来。父亲哼着湘家调子骑车穿过花楼街，城东城西甘心辗转，只为寻得让母亲满意的一罐九如斋的辣子油；泰宁

街里飘荡着戏曲唱片的声；铁血城管闭了眼纵容着这片不太正规的旧书市场；老唱片、像章、文革文物可以摆在街角落也可以在街中央，他学生时代也曾同万千慕名而来的怀旧拾荒者一样，来邂逅老武汉旧时光里的风情。黎黄陂路的街头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也是这样的冬日，红墙青瓦的小巷里她笑语晏晏，红着脸邀他去看来年春里东湖的樱花。

武汉的樱花很美，屋檐雨中落樱，这样的美景让到离家到北京学医的儿子心心念念了很多年。

可眼前除了小小的一方窗子，除了裹着厚厚隔离服面无表情步履匆匆的人们，除了黄鹤楼边孤寂寥廓的江水，也只剩一座叹息着的空城。

他的眼睛有些发涩。

他来不及失落，来不及伤心，甚至来不及哽咽，主任一通请求支援的电话，他又要裹上铠甲去武装战斗，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北京来的一支医疗志愿队，上午刚到的，听说有的还在读书，还是一群孩子啊。”同事看着医院大厅风尘仆仆的一群年轻人动容道。

他心头微动，转头去寻，清一色的白色隔离服，剪短的头发紧紧的裹着，护目镜也挡不住眸子里属于他们年纪的神采飞扬和满腔热情，如同事所说，他们很年轻。意料之中的，他看见了儿子，中间不怎么起眼的那一个，低头询问着工作流程。

追求个性新潮的儿子剪短了原来烫的乱七八糟的头发，脱下来破洞牛仔换上了白衣大褂，背影熟悉又陌生，好像一夜之间长大成熟，藏起心底的故乡樱花，一言不发的扛起这座城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孩子们一袭白衣，学着前辈的模样，从死神手中拼命地祈祷与救赎，稚嫩的脸庞何曾不惧死亡与消逝，弥留微弱的呼救扯痛着每一颗年轻的心，泪水在短短一个月决堤长江，涌向祖国四方。九州大地，主





“旌，醒一醒。”一阵呼叫声传来，“旌，你那边可以听清吗。”

“可以，很清晰。”杨旌从一个阴湿的小巷爬起来，揉了揉昏涨的头，缓缓答道。

动请缨；显医者仁心本色，奔赴战场。

儿子转头看见了他，远远地招了招手，快步走上前来，四目相对，一时哽咽。没有哪个父亲不担心儿子的生命健康，也没有哪个父亲会不因儿子的担当而自豪。

大厅的信息栏里传来钟南山院士铿锵深情的声音：“武汉是可以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国于兴师，修我戈矛；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国于兴师，响我号角；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国于兴师，强我甲兵。泪水冲不走奔腾的江、浓烈的血和勇；病毒赶不走温热的手足情和同根脉搏。你我为武汉疫情编织的思念与牵挂，你我为同胞前仆后继所震颤。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手足之袍，同根之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共情之袍，血脉之袍。隔离万水千山，爱也遍布阳光所忽略的死角；隔离时间地点，情也浸染每毫厘的市区街角。武汉从不相信眼泪，只是这过于巨大的情感太过温柔，只是这纷乱离散的日子饱含悲伤，只是这毅然决然的行动荡魂摄魄，灼伤

“很好，我已经查到上次培育组留下的冠状病毒的培养生物的位置了，你尽快前去收集。”

“对了，我们这次来到的是什么时候？”

“新星历前 895 年，根据当时的公元纪年法是公元 2019 年，地点在中国武汉，那个年代的汉语和联合政府的通用语言几乎没有差别，你可以进行无障碍交流，你这次的任务是找到培育组留下的感染生物，并想办法将其投入当地的海鲜市场，里面自有人会接应你的。”

“那是我们的人吗？”我问道，一边扫描同时代的服饰风格。

“并不是，经过事先调查，那是隐匿在其中的野味交易市场，你需要找到并将病种交给他们。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遥远的东方已经发白，找到目标山洞，杨旌很快就收集好了病毒载体——蝙蝠。”你确定他们会接受这些蝙蝠吗？这可是各大传染病毒的源头，这个时代的人难道不知道？”

“怎么会呢。”轲轻轻一笑，“从现在来算的十几

了眼角，沾湿了眼眸，揉进了泪水。泪光闪烁，终映出满城春色；笑逐颜开，终因为百废俱兴脱去灰暗的长袍。脱去烦闷的口罩，落英缤纷，飘落在每个人的心房。

他的眼里终泛起泪花。

废弃已久的铁塔锈迹斑斑，枯老的骨架发出陈旧的哀响，玻璃的裂纹在腐朽的空气中四处攀爬，结成寂寞而破烂的丝网。你在尘土中坐下，脏了白色的长褂。你问我：“什么是光？”

我说：“是耀眼，是绚烂，是炽热的力量，是金阁寺冲天的火，是飞蛾烧焦的翅膀，是玫瑰纷乱的花香，是痴人梦中的谵妄。”

你不说话，平静的眸子望向混沌的远方。在漆黑狰狞的枝干上，在枯朽与悲凉间，樱花绽放出一团粉色烟云，如三月阳春在腊月极寒败逃后放响的礼炮。而你的目光，比一切炽热的都要辉煌。

灼灼目光燃尽无声的恐惧，恍然，罅隙间的一束光洒在你的肩膀，你用于哑的嗓音划开阴云笼罩的周遭，“下一次来武汉，一起去看樱花吧！”

[责编校对 商羽]



梦,孰真孰假

● 高 2022 届 14 班 李诗雨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里是 4200 年。

“那里一切还安全吗?”“报告,一切正常。”不知哪种金属可以使机器人如此逼真,除了皮肤的触感是沁凉的和类似于心跳的微弱电流声,没有什么可以再判断了。G-418 配置着药水,实验室中浮着各种化学试剂的味道。”药水还需要多久?”“报告,马上就好。”“那,出发吧……”

巨大的隔离幕中有一个人类,死寂中只有机器的“滴滴”声可以认定他的生命体征。淡蓝色的药水

年前,一个名为 SARS 的病毒就曾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这种蝙蝠就是这种病毒的重要来源。多年过去,人们对于病毒的恐惧早已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对于健康的追求。没有运动,没有合理饮食,单单想通过食用看似营养丰富野味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多么可笑。”

杨旌没有再说什么,他快速找到附近的海鲜市场,没费多少力气又联系上了隐藏在其中的野味销售。”“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把这些活蝙蝠送给我们?”

“没错。”他答道,脸上没有一丝波纹。看得出,老板还有些许顾虑,但他最后还是收下了满满一筐活蹦乱跳的野味,随意堆放在扬尘漫天的储物间里。

杨旌稳稳地向外走去,抱着大筐小筐的食客朝里涌着。他低头,不愿看到这些人们的面庞,这些可怜的人,不知道自己即将扑向怎样的未来。即使这样的事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他还是会为自己引发的灾难而感到一丝不安,生命的活力黯淡下来,原本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不安,各种社会领域损失巨大,无数人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甚至从此人生的轨迹被改写,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行为。这一幕幕场景在杨旌脑海里不断回放——这样的事他也已做过无数

注入那人类的体中,感应着那人脑电波的机器在人的脑受到刺激后,投映出那人脑中的景象,那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奔腾的大江大河,一望无垠的草原以及清凉如水的月光……地球上最后一个见过大灭绝前景象的人脑中的景象,随着“滴——”的一声所有都消失了。G-418 的主人在面具后露出了震惊,但那一闪而过,未曾被捕获。从那人脑中再提取出药水,他们获得了那人的电波频率,经过一系列分析处理,大灭绝前的部分景象被还原,新的大脑培养液被成功制成。

走进大荒原地区,他们了解到这里是曾经的亚欧大陆,可却没有找到那人记忆中的一片汪洋。418 看到主人在寻找,便退在一旁等候。突然一阵电流似的东西,直击他的心,不对,机器人没有心。那股不知名的感觉的全身游走,418 很不舒服,一滴水突然倾落在大荒原,然后消失,悄无声息。主人缓慢走回告诉 418 去实验室,试试那瓶提取液的效果。那个人类

次。

回到时间机器,杨旌瘫坐在座位上,“用这种方法真的可以阻止瘟疫大战吗?”他向刘笙言问道,视线一直停溺在外面的景象。

“当然可以。”刘笙言摆弄着仪器回答道,“这个世界正常的时间线里是从来没有病毒的概念,从地球诞生之初所有病毒核酸都存在于一种远古植物中。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地进化,这些病毒最终在不断升高的全球温度中爆发,一时间人类就在这从未曾见的灾难里灭亡了。我曾在高维空间里窥探过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能做的只有将这些病毒分不同的种类投放到不同的时空,每个时空特定的病毒强度都在当时人类文明的可控范围内,这样就能在瘟疫末日到来前避免人类的消亡。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拯救我们的星球。”杨旌轻轻合上眼,脸上多出几分释然。

“你觉得,这个时间的人类多久可以战胜这次的病毒?”

“很快。”

“为什么?”

“因为你投放的地方可是中国啊。”刘笙言笑着说。一道亮光闪过,眼前已是未来的新世界。

[责编校对 商羽]



的大脑被离体,加入各种培养液后,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最后一步加入提取液,实验室中再次出现相同景象,418 又不舒服了。实验成功,主人很满意,他让 418 先出去,自己要进行下一步。418 出去之后他摘下面具,面具背后却不是脸,而是交错而成的电线,绕着一个人类的大脑。他骗了 418,他不是什么躲过大灭绝的人类,他只是一个博士的衍生物罢了。

大灭绝来临之前人类已推算出了发生的时间,但是由于太阳引力突然改变,大灭绝时间提前 24 时,那正是人们躲进灭绝救生舱的时间。就在开舱前一刻,大灭绝发生了。当时舱内只有博士一人,但是一旦开舱,这个救生舱也无法起到原来的作用,开舱必死。他害怕了,任凭舱外人哭喊,他紧紧按住舱门。直到一声巨响,他失去了知觉。再醒来也是大灭绝发生后了,窗外一片死寂,只剩下焦黑的土地,连地球人类的骸骨都找不到。繁华的地方,高大的建筑,人类文明的任何一点踪迹都不复存在。望着四周都不辨曾经的地球,他看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义。一片孤寂与荒凉,那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寂静,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突然,他在救生舱外的一个角落,由于那个角落相对封



高 2022 届 14 班 朱思齐 绘

闭,保存下了一个人类遗体。博士把他带回实验室,放在隔离幕中,用人工的方式使他成为一种类似植物人的“活体”。博士也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研究出一种致幻药物,让自己活在那虚幻与妄想中,在脑中虚拟见到曾经的地球风光。于是 418 的主人被制造出来了,他可以拥有永久的生命,但却不能像人类一样思考,他要等待指令,等待博士的操控。博士知道自己的寿命有限,他做了一个决定,复制他的大脑,植入 418 体内,这样他就可以等待地球下一次繁荣。他在机器人身上,设置一个程序,在自己死后,机器人会取出他的大脑,并植入机器人 418 体内。这使得 418 可以思考,也拥有了一部分人类的感情。博士死后,418 执行指令完成了大脑的

复制,但却失去了与博士相处的所有记忆,他的大脑告诉他,你就是博士。418 将自己当成了人类。直到他遇见了那个人类男孩。孩子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孩子大灭绝前因贪玩不知怎样竟溜进实验室,然后经历了大灭绝。更为巧合的是,他躲进的空间中,是储存有人类最新研发成果的时间实验室。那里有一个静止空间,让他活到了大灭绝后 300 多年,却仍旧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模样。418 发现了自己与男孩子的不同,他对自己身份不确定了,他决定去寻找真相。在博士的笔记本中,他知道自己真实身份,机器人 418。但那孩子却因服用药水而忘记了曾经。于是他告诉那个人类男孩,“我是

你的主人,你是机器人 G—418,是我将你制造出来的。”他给那男孩服用了药物,使那孩子的体表温度只有 10 摄氏度,摸起来会有金属的沁凉感。他从此戴上了面具,穿上黑斗篷,照顾着那个孩子,也完成着博士的心愿。可他知道,博士也知道,地球的下一次生命发展很漫长,也不是他能所控制的。他明白他只能等待。他想陪着那个人类男孩,就这么等下去,直到他废掉了,那个孩子不在了。但他也从未放弃培养新生命,但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当他从博士实

验室那人大脑中提取出那一段频率时,当他也见到那曾经的辉煌时,他明白了自己与博士的使命,与自己坚持下去的意义。

一阵流星划过天空,那一阵光亮进入眼睛,在黑暗一片地球上,那个的男孩好像见到了地球上一缕金色的光。

机闹铃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我从梦中醒来。闹铃的旋律《时光卷轴》的一段:镀金的树梢,蔷薇铺撒了满地,鸢尾高……

愿我们摘下口罩的那一天,天很蓝,风很清,万物复苏,全世界都有最好的风景。

[责编校对 商羽]



一位医务人员的日常

● 高 2020 届文科一班 张思逸

我是一名呼吸科的医生，坐标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今年二十六岁。

夜晚十二点三十分，“滴——”心电监护仪上的波纹终是归于平行，头顶的阴霾似乎更甚，我和同组的几位同事都转过身去，不愿再看那手术台上的躯体，他是我院今天的第六位逝者。“唉，你去通知吧，我今天已经和不同的家属哭过三次了，”我的组长老唐对我说。老唐的声音让我想起了快要崩裂的吉他，平常最热情似火的他今天也已经分身乏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心里想着该怎么推开手术室的那扇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告诉患者家属这个冰冷的事实。我的手握在门的扶手上，定了定力，微微地推开了门。可此时再小的声音都逃不过那位老太的耳朵，我看见她三步并作两步，向我飞奔而来，她视我为溺水时的浮木，风雪中的炭火。可奈何我只是一颗沙漠里的砾石，一个进入单位刚刚两年的职

场新人，既不是扁鹊转世，也写不出《本草纲目》那样的传世著作。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我只能摇头，一次次的摇头，摇到自己觉得麻木，并且痛恨这无用的自己。老太太戴着口罩，不敢离我太近，毕竟医院是高危传染区，但我能清晰地听到她口罩后的声音，她是在问她的老伴儿情况如何。我盯着那双浑浊而湿润的眼球，生离死别这样的镜头在这偌大的医院里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是当我一遍遍、又一遍遍地经历

时，还是令人心力交瘁、苦不堪言。“请您节哀”，我轻轻地说着，低下了头，回避她那急切的焦灼目光。老太太臂上还挎着一个保温饭盒，里边是还热乎的面窝和热干面，都是她的老伴儿最喜欢吃的，只可惜再也吃不到了。她早已料到这个最差的结果，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对我固执的苛责，只有越来越多的斑驳泪痕徘徊在那张小小的浅蓝色医用口罩上，最终化为一点点心酸的哽咽。“孩子，你拿去吃吧，你们也

挺不容易的，”她指着那个双层保温饭盒，“这是我今天下午回家特意给他做的，怕他一出手术室就饿了。”我的眼眶里仿佛也有热气要喷薄而出，氤氲在眼前的护目镜上，一切都模糊了起来。

凌晨五点，402 病房的 3 号病人按下了床头呼叫铃，我接到后，顾不得妈妈刚刚打来的电话，连忙赶了过去。这是一位住院四天的轻症患者，但是情绪一直很低落、悲观，他对我又重复着那句话：“我不

想治了，我肯定治不好，我想安乐死。”像他这样因病毒性肺炎而导致呼吸困难的患者，因为一直很憋气，会有一种濒死的感觉，而我们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的防护措施又会加深他们的恐惧，他们感到紧张，又会加剧呼吸困难，使他们总是处在崩溃的边缘。“再坚持坚持，我们正在给你治疗，你一定会好的，不要灰心，你要相信这不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言语笨拙，说不出感人肺腑的长篇大论，却依旧明白我短小





城南花已开

● 高2021届文一班 蔺艺喆

金色的光洒在我的脸颊，空气里氤氲着甜蜜的气息。蜂蝶在我鼻尖萦绕，四周是一片白蒙蒙的光。宁静而安详。

我悠悠然睁开了困倦的眼。身下是洁白柔软的床，如同云朵一般托起梦境。这是一间明亮，洁净的房间。

“啊！”我一个挺子从床上蹦起来，“睡了这么久吗？坏了坏了！原本只想打个盹的，不知耽误多少事啊！”我一边自责，一边寻找房门的出口。我把戴着手套的手握到金属把手上，顺时针扭下去，我听到机簧弹动的声音。门开了。

走廊里很明亮，很通透，每寸墙壁似乎都在发着光。

一步之外，一个医生背对着我，他和我一样，全身穿着防护服。胶带将所有的缝隙严丝合缝的密封好，白色的口罩遮住了脸，防护镜的水雾迷了眼。

他的衣服上没有写名字。

“你醒了？”他转身对我说，似乎已经等候许久，“跟我来吧。”

我一下尴尬得羞红了脸，都忘了问他的名字。“对不起，我，我太困了。”

“诶，这不是我二零一病区的路啊，是分配新任务了吗？”

的鼓励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他配合治疗的动力，那是他生的希望。我的组长老唐说：“有些人就需要你的一句鼓励，他们就挺过来了；有些人自己把自己吓坏了，最终就没有挺过来。”

庚子鼠年，我们呼吸科的医生，在九州通衢的武汉奔赴在抗疫一线。困难很多，但援助更多。前不久才得知，我们的院长张定宇医生身患渐冻症，妻子也因奔赴前线遭受了感染，可他却依然带领我们前行，

“嗯，是，也不是。”他用职业性的沉哑疲劳的声音说，“你原本负责201区的ICU？”

“是的。”我估摸他不是我们团队的。“一共有十个床位，都是高吸氧的病人。气瓶每两小时就得换一次。”我的脚步不由得加快，“现在几点？”

“小张护士已经换过了，病人体征很稳定。”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他知道我的意思。

“还有八点钟的网络会诊，友院的一例危重患者情况很糟糕。”我说。

“那位患者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会诊延后了。”他说。

“啊！”我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欣喜过后眼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暗淡，“还有我的……”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原来已经到了转角的楼梯口，我差点要掉下去。正要感谢他，他用手指向窗外：“你的妻子康复出院了，她很好，她很想看你看你。”

她站在茵茵草地上，眼里映着斜阳灿烂的光彩。她正看向我所在的窗户，清风拂动她的发梢，涂上金色的余晖。她甜甜的向我招着手。

女儿也从藏身的灌木丛后欢脱地跑出来，张着小嘴，向我喊着。

“爸爸！”

我向她们招手。虽然隔着防护服，她们看不见我

我们小组的人都悄悄红了眼。无数的医务人员、医疗物资，天南海北的鼓舞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我们共同在这星球的嶙峋一角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去帮助更多可爱的生命。像列车经过那些黑暗的隧道一样，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艰难的时刻，也终会突破重围迎来生机。

[责编校对 商羽]



的脸;虽然隔着窗户,她们听不见我的声音。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彼此。

一只白鸽展翅而起,在阳光下飞翔,发出一声鸣哨,冲向天涯。

这一秒似乎过了一万年那么久。

他轻轻推了推我,该走了。

她们的身影在我的眼眶里盘旋,随着泪不自觉地流下脸颊。

穿过长长的过道,他终于领我停下了脚步。

“你和你的团队治愈了八名危重患者,稳定了四十二人的病情。”他顿了一顿,指了指这间我陌生的ICU。“现在,这是你最重要的新任务。”

他打开门,几张病床上只有一个患者,我回头看着他:“谢谢啊,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我,但眉眼间透出笑意。他递给我一封对折的卡片。示意我走进去。

我将卡片夹在工作簿上。翻到病人信息登记页的旁边。我缓缓打开卡片。第一页:“城南的花开了。”

看到句子,我不禁莞尔,望向他。他摆摆手。转身离去。

病人体征平稳。我又翻开第二页。

“活下去!”

他的身影消失了。

我端详患者,越看越觉得熟悉。好像想起了什么,瞬间瞳孔紧缩。

躺在病床上的,分明就是我呀。

墙面在崩塌,病房分崩离析。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堕入了黑暗冰冷的深海。巨大的涌流裹挟着我,将我带向深渊。

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曾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所有人都牵挂着我。

一直发着光的巨鲸舞动双鳍逆流而上。它庞大的身躯拖住不断下沉的我,奋力冲向上方。

越发温暖,寒意退去,波光拂在我们身上。接近了海面,我看到硕大的太阳。

我要活下去。我将永远是一名医生。

鲸鱼破水而出,扶摇直上青云,千丈的浪花怒腾

着金光。金色的云彩飘飘而下,组成了硕大的迎春花瓣。

迎春花海包裹着我。飞扬,飞扬,飞向春天!那轮太阳像鸭蛋黄一样,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

“啊!”我摘下口罩,任清甜的风灌进我的肺腑!

“患者血氧饱和度回升。脉搏趋正常。”

“情况稳定,持续观测。”

“他竟然挺过来了!”

病房里五颜六色的指示灯缓缓的绽放,绽出姹紫嫣红的花朵。

黑夜变成了白昼。鸽哨声里,春天来了。

春光洒在妻子的出院证明上。晕染着娟丽的钢笔字。

春光也洒在他的脸上。他似乎笑了。

“城南的花开了,愿你平安归来!”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防疫一线工作者。城南花已开,愿所有逆行者平安归来!)

[责编校对 孟 萌]



高2022届19班 高宇欣绘



言至战争,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应是杜甫云:“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或是王翰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古代战争,两军对垒,短兵相接,纵马疆场,狼烟四起。如今,中华袤土之上,亦正在经历着一场战争,只不过这战争不能看见刀光剑影,不能听见马嘶狼嚎。但这场战争不啻是从华夏诞生起,中华民族经历的史无前例的最大恶战。因为这场战争,敌人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又因为这疆场便是中华大地,更因为有着十四万万位战士,有着十四万万颗赤子之心秉忠贞之志,为国尽忠,为华夏厮杀疆场,视死如归。我们称颂十四万万战士,我们更要讴歌在十四万万战士中鞠躬尽瘁的三位将军:仁爱医者,勤勇工人,刚毅警察。

妙手安神州,白衣被苍穹

医者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会敬仰的对象,但在疫情之前,我对医者的敬意和现在相比只能是不值一提。

在疫情之前,由于自己不刻意关注医学,我对钟南山院士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大概第一眼还是在白岩松先生的“新闻 1+1”上,听到钟南山院士对于人传人的报道,才认识了他。从外表来看,哪里看得出来这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金庸先生有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唐朝有张巡守睢阳侠气震天下。在疫情爆发,人心浮动之时,时隔十七年,钟南山院士再次出山,即夜赴鄂,坐镇武汉。身着白衣,心有锦缎。正是在中华民族劫难危亡之时,总有如钟南山院士这样的国土,才将巍巍华夏从沧海洪流之中拯救。这是最美逆行者,是义无反顾的医者仁心!

吹响疫情第一哨的李文亮医生于 2020 年 2 月 7 日溘然长逝。我曾浏览过他的微博,从他的言语之中,我对于医者的形象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医者不总是身披白大褂而不苟言笑。他,李文亮医生,也是一个爱动漫还追星的大男孩,也深深地热爱生活。在确诊为阳性之后,他并没有杞人忧天,反而是用了二个哈的表情表示松了一口气,但是心中依旧是心心念念的抗疫工作。即使他提前发现了疫情的存在却不被理解,但是它仍然表示:他会依旧坚守岗位,还



说自己没被吊销执照,让大家放心。但此时的他,按李文亮医生的话说:“仍然呼吸困难,无法活动。”医者,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李文亮医生就是那第一盏灯,通过仁心与信心,使万灯皆明,安神州苍生。而为众人抱薪者,必为人民所铭记。

在战争中,有几抹倩影流转。和患者接触最多的,是这群巾帼英雄:护士。她们原本千娇百媚,她们原本是刚向父母挥手告别的孩子,有些亦是初为人母的却吻别孩子的母亲。她们毅然转身离开家庭冲向战场的背影是那样挺拔,她们身披白衣快步冲锋的鼓点是那样铿锵。为了与死亡竞速,她们在首后割去了云丝,亦在心中割去了小爱。在医院中,她们高亢嘹亮的呼告:“疫情不除,头发不留。”这是对死亡的请战书,这是对人民的军令状。依然是武汉 90 后护士,为尽快赶到一线,她果断在家剪掉长发,变成光头。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为穿防护服方便,马上剪去及腰长发。乌兰察布市的护士周乐、李利荣,及护士长张海云,自从肺炎开始,就剪去一头精心护理的卷发。长发坠地之际,她们泪眼朦胧。可她们说:头



发可以长,救人不能等。大爱无疆,衣被苍穹。在这场防疫战中,她们英勇无比,成为最美的战疫巾帼。

大医精诚,悬壶济世。妙手安邦,视死如归。

团结齐用力,铁壁平地起

你知道建一座有 1000 张床位的医院需要多久?在中国湖北,武汉,从一毛不拔的平地上建造火神山医院,一共 1000 个床位,具备新风系统、负压系统、急救室、污水处理、食堂、水电气网,并可以容纳 2000 名医护人员的住宿,仅需十天。在这十天里,有一群人为建设火神山医院把栏杆拍遍,把铁鞋磨破。这群人,便是我们的大国工匠。

四通一平,设计院连夜出图。两布一膜,预埋管道,砂土回填。基础工程施工,物资采购调拨。基础施工成,混凝土浇筑。搭建板房,送电成功,夜放光明。主体成型,吊装完毕,医院落成。这些精细的工作,大国工匠们仅仅用了十天。但是这十天,是逢年的十天,是分离的十天,是孤独的十天,是挥汗如雨的十天。施工场所更像战场,沙尘漫天,黄龙飞扬,隐隐约约的,看见了工人们背朝苍天,面朝凝土。所谓火神山,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初代火神是燧人氏,称为燧皇火祖,二代火神就是炎帝,而炎帝,又称为连山氏。所以,这是火神山的由来。这火,是工人们守望之火,希望之火,是华夏兴旺之火。

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们大多没有透露姓名,大多数都是自愿报名而来。一位蹲坐在井旁的大叔边说话嘴里一边哈着白气:“我们一行十六人自愿报名来的,希望可以造福子孙后代,可以让他们健健康康的。”这是多么简单又深情的期望。还有一位工人大叔虽然戴着口罩看起来疲惫不堪,在影像中,他的眼睛上的血丝历历可数,但是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便立刻站直了,眼角露出了笑意,记者问了很多问题,他也一一耐心解答,工人大叔说:“我们一天在这里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晚上十二点下班,凌晨两点才可以睡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要上班继续干活,一天仅能睡 3 小时,就希望病人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早日回家。我是一名党员嘛,是党员就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正是因为有了这群抗疫的中流砥柱,疫情才可

以迅速的得到控制,治愈人数才能逐渐的压过死亡人数,成为亮与黑中的那一抹绿色。而且建造火神山医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工人们用自己坚实的肩膀,扛起民族的重任,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应该歌颂他们,歌颂一砖一瓦,歌颂为国舍家,歌颂璀璨光华。

冲阵撼病魔,铁血铸警魂

在漫长的高速公路上,每到一個关口,就像古代大将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每一个收费站路口,也都会有一名身着制服外套防护服的警察站在前边,拦下过往的车辆。车来车往,不知病毒是否附着其上,但是不管有没有,警察们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拦截车辆,要求司机下车接受检查。除了高速路口的警察,还有很多从各个派出所派向各个小区的警察,看似每日走街串巷,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用一双锐利的鹰眼捕捉“猎物”寻找“杀机”。不论车马辐辏还是门可罗雀的地方,他们都一一悉心检查,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地方。有时候还会主动冲阵,上门巡查。但是他们的工作并不好完成,在高速路口,总有车主我行我素,甚至揭开口罩冲着警察吐口水;在小区里,有的居民大声叫嚷所谓“私闯民宅”云云,甚至有的粗鄙者竟对警察拳脚相向,令人切齿。还有一位陇西的一昵称为“追求梦想”的网民在微信群中因对交通劝导措施心生不满,为发泄情绪,辱骂奋战在一线的防疫警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以上种种有失格局不顾整体的自私狂妄行径,穷凶极恶,怙恶不悛,对于防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是让更多的防疫一线警察们心中愁云惨淡,风雪交加,冰霜万层。即使如此,在一线的各位警察依旧恪尽职守,誓不后退半步。

胡月涵是龙滩子派出所的一位内勤民警,她的丈夫尹柯力是邮亭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夫妻二人从 1 月 13 日一直值守在岗,一家人大年三十都没聚在一起,本应于 1 月 28 日开始休假,但由于这次疫情暴发,他们还是继续坚守岗位。尽管邮亭和双桥距离十分之近,但他们由于工作原因,没能见面。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儿,平时是爷爷带,胡月涵和丈夫女儿只能在铁窗门口一望,轻轻对女儿说:“小葡萄,你要



嘿,亲爱的坚守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你,还是使者。
好吗?

现在是凌晨2点51分,窗外的街灯亮着,在空无一人的夜色中,挺立而沉默。今夜没有风雨,可也怪冷的,可灯还亮着,路上的人还不至于迷失方向,屋里的人也还能在窗前寻找黎明的曙光。

这使我想起你,熟悉而又陌生的人。夜色愈发浓得像雾像海,可能,你已经脱下笨重的防护服累得在床上倒头就睡;也可能刚刚结束工作,拖着一整天的疲惫,正马不停蹄地向家人发一条平安的简讯;亦或是某位患者病情突然加重,凌晨两点半,整个世界悄然无声,而你却在与死神分秒必争地搏斗。无论你在做什么,愿你们一切安好。

你们是在生死间来回穿梭的摆渡人,你们是将自己的生命置在与死亡一墙之隔的逆行者,你们是凌晨两点还在萧瑟中屹立不灭的沿街灯火,你们是冬天的战士,却是春乖乖的哦!爸爸妈妈很爱你!”

各位警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脑中只有一句话反复激荡:“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多少的警察,在暂别家人时曾说过:“现在是关键时期,疫情就是警情,我们并肩作战,一起坚守!”又有多少警察在难得的团聚中说:“等疫情控制了,我们好好团聚!”是他们,将防疫工作做的细致入微,无可挑剔。警察,卫国保民也。我们的警察,于自己,于人民,于国家,问心无愧,将自己最坚毅的一面由衷奉送。

哪有什么天降英雄,

只不过是普通的人自请长缨。

哪有什么不治而终,

只不过是全国民众同仇敌忾。

哪有什么滔乱不宁,

只不过是风浪混沌垂死挣扎。

十四万万战士,数万万将军,经历了寒风肆虐,

凌晨两点的夜,更是寂寥,凌晨两点的街道,最是冷清。医院应是也由白天里人群的哭喊夹杂着哀嚎、感激掺杂着惋惜的声音中暂得释然,归于微怠的松弛。街灯永远在夜晚照亮旅人的归途,一夜又一夜陪在迷茫的身旁,点亮生命的希望。人们陷入困境,第一个伸出手的是你;人们快被病魔击垮,第一声鼓励来自于你;人们在苍白的病房中等待奇迹,一直带着笑容赴汤蹈火的也是你。

我们素未谋面,我却清楚地知道你正在参加如何伟大的一场战役;我们相距千里,可你奔波急迫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将满怀崇敬敬致予你,我想把一切祝福给予你。

可能你也想家,可能你也曾感到害怕,可能你也有无力到痛哭的时刻,可你迈向黎明的步伐从未退缩。可能你也只是个喜欢篮球的少年,我们依然坚如磐石。

当今的我们,被迫经历着成长中的磨难,但这些磨难与医者,工人,警察的磨难相比,便是不足挂齿。如鲁迅先生所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是的,我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我的中国;我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我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我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我不是医者,我无法拿起手术刀治病救人。我不是工人,我无法扬起铁锤添砖加瓦。我不是警察,我无法举起手臂拦车检查。但我是一名学生,一名崇敬最美逆行者的学生。向死亡逆行者,必被华夏讴歌。愿和你们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责编校对 孟 萌]



你是凌晨两点的街灯

◎ 高2021届文科一班 张祎童

高2022届20班 高亦凡绘



自认无功却有功 他命不凡终归凡

——致李文亮医生

◎ 高 2021 届 12 班 贾锦豪

二月七日,凌晨两点五十八分,正处漆黑但又期待着黎明之时,一位年轻的医生辞别了他所热爱着的世界,所爱着的人... ..

我想,您一定不曾会想被迫授荣誉,也不愿被称为西方媒体所谓的“吹哨人”,只因此般称谓太不近“人情”。

“一个月前,他们封了八个人的口;一个月后,他们封了百万人的城”这恐怕是您最不愿听到的言语了吧。一撮人只是麻木地歌颂“英雄”与“不平凡”,抨击时局,难道在此番局面之下,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人就不配称为英雄?

“疫疾之下,众生平等”这是那“顿悟”者的文字,敢问这所谓的“平等”体现在何处,唯有不安的祈祷与漫长的隔离。更有甚者还充当起了阴谋论者,宣扬自认为合乎情理的观点,或伪造着您的口吻,消费着他人的悲伤。

年,可能你只是胡歌千千万万粉丝中的一位,可能你是离开家前一天刚给女儿讲了睡前故事的父亲,但你的行为和勇气在您站出来的那一刻,有了更加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医者仁心,你们不仅仅是在救死扶伤,更是在为所有人类进行一次爱的教育。

冬天会过去,夜晚也会,地球一直在自转,太阳一直狂热地燃烧。那就像我们的心脏啊,也像我们的信仰。我们期待晨曦再次穿过云层,亲吻人们的脸颊;期待和煦的清风唤醒城市的喧嚣,拥抱生命的美好。等这场疫情过去,好好睡一觉,睡它个三天三夜,睁开眼都是明媚的世界和最爱的人;等这场疫情过去,紧紧地抱住家人,拉着手,在公园的柳树下遛狗,在热闹的星光下聊聊未来和梦想;等这场疫情过去,和约好的同伴去武大看樱花,走遍世界各个角落,给

先生,您也在等待一阵和风,消融这刺骨的冰凉吧... ..

我想,此时此刻,世界上有无数与您一样的卫生工作者,正在拼尽全力地与疫情对峙着。

您们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所谓天使仅是与撒旦对立,从属与耶稣吗?不,他是勇气,是人性的光辉。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

坚信我之所思与他人相同,由衷感激您们所做的一切,祝愿您们无恙。

阅览着您的微博,我想,您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吧。

您会为杨文医生发声,会关注孙兴慜,会安利音乐电影啊,也会转发些抽奖的动态。您最希望出续集的剧是《庆余年》,最关注的是手机电脑的推出... ..我还看到您说想带小李赏长城

伟大的自己放个假。

此时此刻,我很想抱抱你,可我不可以,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但我也知道,我们早已抱成一团,我就站在你身后,我也在握住你戴着医用手套的双手。不光是我呢,我、我们,我们的党和国家,十几亿中国人,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温暖,都站在这里,站在这里等你回家。我们同你一起看着患者出院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们同你一起并肩在抗疫一线,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你们是亮而温柔的街灯,我们就是空气、是旁边的枝丫、是你脚下的泥土或砖块,我们就在这里。

呐呐,亲爱的白衣天使,你们真的很美很靓哦,保重好身体,保护好自己。璀璨的星星和最可爱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是吗?

[责编校对 尚武]



敬爱的一线工作者：

你们辛苦了！

2020 的新年，寒风凛冽，无星无月，缺一顿团圆的火锅，以及一次久别重逢。

电影《流浪地球》中曾有这样一段话：“起初，没人在意这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看着病毒蔓延如填色块般填满了中国地图，我看着除夕夜一批又一批的医生护士选择奔往前线，我看着空荡荡的大街失去了新年的喧嚣……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突变无常。幸好有你们！

我赞美你们，赞美你们专业的知识。84 岁的钟南山院士成了新一代中国青年读书的终极目标，他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一路奔波不知疲倦，满腔责任为国为民！73 岁的李兰娟院士作为国内唯一一个传染病学科学院士忙碌在一线，我们常说的医者仁心在李兰娟院士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你们，就是许多如两位院士一般的人，带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研究去钻研。你们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你们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你们必须跑得更快，才能研制出疫苗打

身着白衣心有锦缎

——致一线医护工作者的一封信

◎ 高 2021 届 4 班 史文茜



赢这场战役……那些最光辉伟大的人格，并不是儒家编造的童话，而是真实存在着。本可安享荣华，却“哀民生之多艰”，不惜深入险境。你们是千千万万的白衣卫士，托起国家的信心与希望。

我赞美你们，赞美你们无畏的品格。无数白衣天使化身战士奔赴前线，不仅为了责任，还因为我们同根。我曾看到十余位姑娘为了穿防护服方便毅然剪去长发，她们说：“我把命都交给你了，还在乎这一头长发？”我曾看到一封《与夫书》：“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我曾看到一位军医小姐姐告别女儿：“孩子不哭，妈妈这一仗不能输，等我回来……”这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父亲？这是谁的妻子？这是谁的丈夫？你们很普通却不平凡，你们是血肉之躯，却用英勇无畏筑起了长城堡垒。谢谢你们，上演最美逆行；谢谢你们，为我们拼了命。你只管善良，福报已在路上。

我赞美你们，赞美你们榜样的力量。这世上可能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从武汉卷起，以燎原之势席卷整个华夏。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帮。”而你们是我的英雄，身着白衣，心有锦缎。关注时事热点，我总会在微博看到你们传来的照片。你的样子

的秋景呢……

我想，如果能重来，您也许会希望自己是平凡的人吧。

二十八日太长，三十五载太短。想必您一定还挂念着身在这座城市，多想盼得春来，待到扬子江畔，樱花绚丽，水绿天蓝。您可曾也梦到过家乡，憧憬那里的故人，那里的白山黑水，辽河渐暖，渔声阵阵，

碎波潺潺……恕我不才，描绘不出您脑海中的模样。

先生，或许您之所想是做一盏灯火，作伴他人的一束微光；一道虹霞，添一抹欢欣的气象；抑或仅仅是一片平凡的叶啊，沐浴着微风，飘往远方……

我想，我想……我仿佛走进了一条长长的街巷。红砖，黑瓦，青石路，您好像在路的尽头，依旧安祥。

[责编校对 尚武]



有风自南 翼彼新苗

◎ 高2020届13班 袁新宇

这是最黯淡无光的一个春节，新冠病毒肆虐神州大地，人心惶惶。这是一个令人泪目的春节，炎黄子孙守望相助，家国无疆。

正值山河辞旧岁之时，本应溢满欢歌笑语的街道上却是一片死寂，家家户户关牖掩扉，肺炎如同一片阴霾，黑云压城。在这暗无天日，人人自危之时，却有一些人化作陶渊明笔下南境之春风，如翼般庇护华夏这棵正慢慢成长的新苗。基辛格曾言：“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君不见，钟南山耄耋之年披袍挂帅，奉命于危难之间，国士无双。从零三年的非典到今朝的冠状病毒，先生从未躲避，只

很模糊，你护目镜上的水汽，模糊了我们所有人的视线，看得人头皮发麻，眼里却挂着泪花。都说，2003年，全中国守护着90后，2020年，90后守护着全中国。做“守护者”，就是担使命，保安康。我们的国家何其伟大，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在这片沃土上成长，长成了如今顶天立地的英雄。车水马龙时，你们尽好自己的本职；寂寥无声时，你们义无反顾，不怕牺牲，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我想，这是中国90后最青春的写照，是00后成长榜样的力量，是中国的教育之本，读书之用。

我希望，新年的钟声响彻九州，疾病与灾难都会成为岁月的尘埃。我希望，很快，武汉没有歇斯底里

留下逆行的背影，化作定海神针坐镇前线。试问医者仁心，何为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君不见，请战书上密密麻麻的指印，“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写满铿锵有力的医者轩昂，义无反顾的开赴战场；君不见，一位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褪去华裳，披上白色战袍，不眠不休立于手术桌旁，金戈铁马。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一群孩子，穿上白色的褂子，从死神手上抢人；只不过是有一些前辈，用自己已见佝偻的脊背，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他们又何尝不知疫情难料，生死茫茫，可国难当头，大厦将倾，他们只能留下逆行的背影，孤身入火海。他们如同鲁迅先生笔下不必等待炬火的萤火，照亮人们心头那片阴霾，舍弃小我，是为大国安然。这，才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朴素而伟大的背影化作春风，步入江城，不问归期。

越是千钧一发、国危民惶之时，越能发觉人性之平凡而伟大，新年前夕口罩厂复工加班，流水线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医护人员的牵挂。仅仅几天，雷神山、火神山相继建成，与钟南山老先生“三山”镇病魔，让人们惊叹“中国速度”。上到明星下到百姓，募捐之流如黄河之水，浩浩汤汤。一位位志愿者放弃了与家人团圆的时光，进入工厂，加快医疗物资的供给，尽己之力为前线的战士们送去保障。网络上随处可见“加油武汉！加油中国！”、“热干面别害怕”的标语。辉山乳业的爱心物资上写着：“牛奶是捐的，随便喝，医生是借的，还回来时一个都不能少”，话语中的

的哭喊，没有绝望与黑暗。我希望，春风会吹开这里的樱花，一树一树尽连成蔽日的云朵，而这里，疾病肆虐的土地下，是即将破土而出的春天。我想，我之希望，亦如你之希望。

愿你们双手时时忙碌，愿你们步履时时轻盈。愿你们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愿你，平安归来。

此致

敬礼！

史文茜

[责编校对 尚武]



春来本应攀绿柳,红杏同载酒。何觅陌上风流,街巷无人走。粉樱自绽西山后,白衣飘雪病床头,合力同战斗,人间依旧有情留。

2020年的春节,燃烧起国人的祝福与期盼的不是中国红,而是雪般洁净的白色,天般澄澈的蓝色,是口罩、隔离服、卫生帽的颜色,最淡薄的色彩,却映亮了一片黑暗。

这个冬天,出现了这样一群逆行人,他们是一肩担起国家重任,首当其冲的军人战士;他们是不惧病痛侵袭,一心救患的白衣天使;他们是日夜兼程,讲求效率的建设工程;他们是坚定地说:“当年非典肆虐,是你们保护了我们,现在,换我们来保护你们”的90后……他们在欢聚的佳期,毅然地留下滚烫的话语,微笑着奔赴战场;他们抛下了家人爱人,守护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忘却了自己的死生,挂念病人的安危;他们披荆斩棘,他们不舍昼夜,他们戮力同心,他们时哭时笑,却没有一分钟是为自己。

温柔令人心暖。人们并没有因为疫情的恐怖而畏葸不前,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背影与逆行而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勇气。人们摒弃矛盾,手挽手共筑长城万里,只愿再现九州大地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一份份善意融入春风,化作翎羽,翼彼新苗。

患难见真情,在全国各地众志成城抗击病魔,各个国家之时,先是日本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其次是憨厚的俄罗斯朋友不曾大张旗鼓做宣传的二十三吨物资,再到巴基斯坦以举国之力援助中国,这些国际朋友在中国受伤时不曾离去,而是拍着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我一直都在。”他们抛却国界的束缚,不计回报地逆行而上,与华夏大地并肩作战。

极端的情况下,是人性丑恶最扭曲悚然的时刻,亦是人性光辉最灿烂夺目的时刻。我们牵念着,忧虑着,痛苦着,希望着,而那窗外的寒风,肆虐的暴雪,总有这群逆行人为我们遮挡,让我们心安。他们在镜头前微笑着、搏斗着,用暖亮三冬的笑容、润尽三春的话语、凿透冰层的行动,告诉我们:“不要怕,有我们医者保你平安。”杏林之广,医者仁心立天地,我们几乎要忘了,若不是这场疫情,他们本同我们没有区别,是爱人,是儿女,是父母。他们本应拥有着自己的耳鬓厮磨,无尽缠绵悱恻;疼爱着自己的痴儿娇女,展露舐犊深情;哄逗着自己的膝下子孙,尽享天伦之乐。但责任面前,国难面前,他们模糊了身份,他们化身永不疲倦的战士,他们将自己,活成了我们的天。

汗水湿透的隔离服,护目镜在面颊之上勒出的深深红痕,是你们最庄严的功勋;柔顺娇美的秀发一夕不复,不再精致的素面朝天,是你们最明媚的倾国

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每一种爱,都刻进中国的心脏。中国,自会记住每一位逆行者的背影。

所有细微之下都隐藏着春暖花开冰面破裂的巨响,所有阴霾之下都隐藏着柳暗花明曦光初现的希望。在人们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上开满众志成城之桃花,一条路上是偏安一隅的冰雪,开满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能伴这桃花步到江城,正值樱花当令的季节,樱花盛放如十里锦绣,用那满目琳琅,答谢每一丝春风的庇佑。

[责编校对 尚武]





之颜;超负荷的运转,水米不进,是你们最英勇的姿态;繁忙小跑的脚步,细致温和的叮咛,是你们最嘹亮的战歌。

“一穿上这身衣服,就什么都不怕啦,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责任嘛。”这是一位女护士长在采访时笑着说的话,那一瞬间,我觉得冰冷的电视屏幕上绽满春日繁花,让人忘了忧惧,信心倍增。他们之中,有疫情“吹哨人”医生李文亮,最先向群众发出预警,敢言敢行,无畏乐观;有怀胎九月的护士赵瑜,克服艰苦条件,愿担重任在肩;有带领病患跳广场舞的新疆护士,与病魔共舞,以最美的姿态应战……诗人顾城曾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你是春天,就没有离开,就永远有花。”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于是他们自己作了春天。

我们来不及为你们送别,你们没机会听我们诉说,但我们的心,中国的心,依靠地却是前所未有得近。鲁迅先生曾有过“中国的脊梁”这一比喻,而此时的你们,已然挑过最沉重的担子,在泥淖中,奋力前行。你们不曾畏惧,不曾恐慌,不曾逃避,因为你们心中,再清楚不过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家国,永远要有前赴后继的战士,中国的脊梁才不会断。你们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中,带来一阵暖风,引领着迷失的春天,带它走进国人的心里。你们的深情,付与患者,付与河山,付与华夏,付与冬春。

总有一句话会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落泪,总会有一种情感会让我们心中暖热,穿过寒冬,共沐春光。

这是你们的责任,却是我们的幸运;这是你们的工作,却是我们的希望;这是你们的承担,却是我们头顶的一片天;这是你们的前线,却是心连着心的共同战役。我们永远不会恐惧,因为我们有你们,中国有你们,前进路上的灯火不会黯然;你们永远不会孤单,因为你们有我们,你们有中国,身后传递的力量永远不会中断。

华夏战疫一家人,无所畏惧离与分。逆行坎坷乘风勇,此情不辨冬与春。

此情不辨冬春,此情模糊冬春,此情带我们穿越冬,迎来春。

谨致敬所有奋战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以及所有联手抗击疫情的国人,胜利终将属于我们,春天终将属于我们。

[责编校对 尚武]

伟大的守护者们:

在“城墙”边的日子里,一定很辛苦吧?

有歌曰:道是天灾不测固难防,不过以命相搏以身做障。而今众志成城齐相抗,天下同心同德同担当,哪怕遭受千般万般创伤,亦趋自强。

我也坚信——四方有神,佑我中华;人间医者,护我国家。

2020年1月20日,年的味道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浓郁了起来。主妇们围起围裙,收拾家务,采购果蔬;工人们东奔西赶,备好车票,回家过节;青年们,嘻嘻笑笑约定说一起去看《姜子牙》;孩子们则吵着闹着说想要鞭炮,想让最美丽的烟火绽放在最璀璨的星空。倘若你见此情形,想必会扬起嘴角,笑道:“人间值得,未来正好。”

可转眼一切都变了样,主妇们不再采购,工人们不敢回家,就连孩子都不能去朋友家要糖吃了。年轻人尚不知天高地厚,仍想外出奔走,可最后在父母严峻的面庞下,也只好低了头。疫情宛若晴天霹雳一样,来的是如此猝不及防。

本以为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谁知道,这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罢了。当封锁武汉的禁令从远方传来;当自己的省市中有了第一例患者;当自己熟悉的人转眼进了病房……人类心底的恐惧瞬间爆发了出来。谁都害怕呀!害怕自己的挚爱被疫情夺去;害怕自己的双亲尚未享受天伦之乐,便被隔离;害怕自己“心在天山,身死疫中”。于是当恐惧爆发之时,压抑在心里的黑暗亦重见天日了。在这人人自危的疫情之前,有人为口罩大打出手;有奸商回收旧物,坐地起价;更有人以双黄连为由牟取暴利。神州之上,一片乱象。

茫茫黑暗中,突兀地有几缕火光燃起,恍然便已燎

致守护者的一封信

◎ 高2021届1班 谢卓承



冬 雪

◎ 高 2021 届文一班 苏咏曼

岁末,隆冬。忽一夜北风吹过,草木皆枯。

荆楚一场大疫,熊熊燃遍了中华大地。万物足不出户,阴空浓云密布。黑暗中,只闻野草与枯木噼里啪啦,碎裂不绝。

不知又是多少家庭,从此没有了明天。

雪开始下,可是很细微。尚未接近地面,就被凶恶的烈火吞噬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远方传来一道令:驰援湖北!

一个个红指印,一封封请战书;一群群白衣人,一架架战斗机……风驰电掣一般,送向阵前。

没有犹豫,没有惧怕,也没有抱怨;有分别的苦泪,有离去的肠断,也有远行的祝福。

且送我到这儿吧!我就要离开,去那沸腾的前线。待野火烧尽,春风拂槛,我就回来!

乱叶飞石俱向谷,我辈义无反顾赴荆楚。

一路上,坐听阴风怒号,呼啸过九州;眼望四海原,将中华大地上的每个角落的黑暗都驱散开来。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当疫情来临,人人都如见洪水猛兽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可他们却走出家门,临行前,笑着对父母,对爱人,对孩子说:“别担心,我一定会回来的。”出门后,他们却把自己的生命,并着爱,并着泪水,并着希望化作一个个指印,印在了那张志愿单上。此后,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是轻松还是疲惫。他们再没有半点作为人类的软弱。因为,他们已将自己的当下和余生以及无穷的希望与力量铸成一道城墙,屹立在东方。这座城墙,隔开了疫情与人民;隔开了希望与绝望;隔开了生命与死亡。

他们是执火者,执生命与希望之火,走入黑暗,与未知博弈;他们是守护者,赌上漫漫余生,并肩而行,以身做障护我华夏子民;他们就是我们的医者。

但我想你们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敬佩,不是我们的礼赞,更不是那些虚伪的吹嘘。你们

烟尘,弥漫我国土。

立时,即到。戴护目镜,穿防护服,心中记千万医术,此刻驱身奔赴。

不过是小冰晶裹成大雪花,何足赞颂!

遇伤扶伤,遇险救险,遇火跳火。从白天战斗到黑夜,从黄昏战斗到黎明。累了,就躺在火过的战场上,沐浴方才抛下的汗水。

惊闻天雷作响,高堂倒在烈火前!

坐起,无言;凝望,唯有泪千行。

抹去眼前雾,原谅我,我无法归乡;就让我朝着家的方向,深深地拜三拜。

拜罢,转过身,投入火海。

火海凶险,伤我多少姐妹弟兄;子弹擦我肩而过,战友化作水珠,葬入脚下的土地。烟尘滚滚,似战火永无息。

又闻天雷作响。祸福焉知?且战且行!

要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关爱与同情。你们也是普通人啊,也有自己喜欢和讨厌的东西,也有自己梦想的生活与世界。你们也害怕呀,你们用生命去守护他人的微笑,但会担忧亲人失去你们的微笑。明明答应了会回来,可最后为何食了言?何其壮哉啊!

你们,是英雄,是守护者,怀着“公无渡河竞渡之”的知难而进之精神,秉着“天下苍生望太平”的医者仁心。以心为墙,以身做障,守护世间。

你们,是平凡,是呼唤者,也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宁静美好,也想要“清茶淡酒论世道”的安然恬适。

我,一介书生,虽无搏虎之力,亦无济世之能。然遇此疫安然无恙者,诸位之劳也。唯将一颗善心,送与诸位医者。

望诸位,保重,安好!

[责编校对 尚武]



北岛在《波兰来客》中写道：“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悲壮的诗人因为青春的逝去而心伤。然而，青春并不仅仅意味着肤发的温润，关节的玲珑，眼目的澄澈，意志的凝聚，言笑的清朗。青春是沧海横流前的英雄本色，青春是蔑视怯懦的气贯长虹。一个人有没有青春之气，与年龄无关。

当我看到84岁的钟南山院士依然目光如炬时，我想到的一千多年前的辛弃疾，时光跨越千年之后，我们不必再感叹唤取巾翠袖，搵英雄泪，因为真英雄未必肯以泪示人。

在一望无际的人海里，最应当体现青春之气的是00后。然而，最不懂青春的

也是00后。阴暗的雾霾之下，奇袭人间而至的疫情，是乌云里激越的几声闷雷，撞得人心惶惶。还未经历世事浮沉的我们，被一层又一层素未谋面的人所包围保护，在病毒风云激荡的人间里，我们的年龄为我们换取了一层绝好的保护色，免受病魔殒毁。17岁的青春，目睹着比我们年迈得多的勇士为我们冲锋陷阵，那些勇士好像年轻无畏的阮小七，一腔热血，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死亡的数字都是为我们承担了所有黑暗痛苦与疮痍后而粉身碎骨的生命遗容，我们理当感恩怀德。然而这不够。勇气比博爱成就过更多的伟业，能够拯救那些陷身于绝望痛苦中的同胞的，不是我们的同情与感恩，而是我们的勇敢

与无畏。今天我们因为年龄而在长辈的庇护中长大，但总有一天我们需要直面生死，承担起作为一个长辈的责任，用担当去偿还在年轻的岁月里曾无偿受过的那些关怀。然而，站在黑暗里刺破黑暗，站在绝望里带来光明的勇气不是无中生有的。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我们需要读懂青春。

青春之气意味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万

丈。只会茫然地等待他人，至多不过成为社会的填充物。青春的幻想与梦境也会剥蚀老化。没有人的反抗，城市只是一片水泥林场，王小波的话深刻冰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灵魂里越来越多地填充着错误肮脏的人性，青春的清澈与力量被挤到了边缘。在社会这个染缸里，反抗与妥协是天使与恶魔相抗衡的两种力量。有的人被浸染得久了，就成了社会



掩耳，闭目，冲向前。以己之力，力摧五丈原上一寸火。

身将死，又见止。

阴云间霎时撕开一条缝，一道金光刺入我眼球。那光含着温暖，抚摸我。不似冬雷，胜似冬雷。

是春雷！是春雷！

我哭了，泪水含着汗水，俱洒热土。

春雨滴滴答答，从天落下。每一滴雨水，都饱含了深情和力量。

肆虐一冬的野火，在春雨的浇灌下，终于垂下了顽固的头颅；生灵涂炭的大地，终于又重现了可爱的模样。

月余，疫除，终胜。

回家的路上，我捡起战友的遗书：

“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须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

我停止脚步，弯下腰，立起一块小小的墓碑。

墓碑旁，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

我的朋友啊，这块墓碑，是为你而立的。

但却不只是为你而立的。冬天里所有消逝的雪花，都已埋葬在这片厚厚的土地之下。

[责编校对 尚武]



墨鸬展翅千里荡漾

◎ 高 2022 届 14 班 张美溪

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17 世纪之前的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崩溃了。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着一切。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

墨 鸬

2020 年,新冠病毒席卷全国。伴随恐慌与颠覆,网民们因恐惧骚动不安,谣言,猜想,纷至沓来。

2003 年,非典席卷全国。伴随灾难与恐惧,人们因未知慌乱不已,盲目,预测,无一落下。

2020 年,中小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经济压力日益增大,求助,哀嚎遍布网络;李文亮医生之去世,引发网络洪水般的舆论,政府与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

有人说,这是灾难。每天跳动的冰冷的感染数据触目惊心,中小企业、人民苦不堪言,网络上舆论不息、谣言不止,华人在国外面对压力,城市封锁,第三产业几乎停滞。

有人说,这是机遇。卫生用品生产厂里,口罩消毒水一度脱销;互联网上,线上娱乐平台繁荣发展,医疗的泥淖,越发浑浊复杂,青春的激情与意气被幼稚无知与坐享其成所替代。于是,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开始浑浑噩噩地活着,之后的几十年,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着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我们应当做好这种准备:在年轻的岁月,既让自己积淀成熟的思想,也让自己积淀青春的意气。巴金先生说,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而变老,人老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会使灵魂出现皱纹。

这种热情对一个青年而言,当是无需掩饰的,火红炽热而宏大。然而一个已经有过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的人,如果依旧有这样深沉的意志,炽热的情感,就显得弥足珍贵。当灾难的冷锋悄然来袭时,冷眼旁

股价逆市飞涨,零售店人流减少而销售额却未少。

新型冠状病毒,就这样,成了 2020 年的黑天鹅。

蚁 穴

黑天鹅的展翅,又牵起多少涟漪,掀起多少波澜,只是身后的水花,一轮接一轮,漫溯向远方。又是蝴蝶的展翅,扇起了远方的风暴。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违规,却从一个点引爆了所有。只是这冰冻三尺,岂一日之寒?法律执行的疏漏就是那小小的蚁穴,千里之堤的溃灭,是背后不被人谈起的问题。

假若每个人都宁愿蒙起自己的双眼,跟着网络的舆论潮流随意地摆弄立场,那么黑天鹅的降临又似乎有了另一个可乘之机。野生交易的人们宁愿蒙起双眼,只去享受指尖流连钞票的快感;那些食野者宁愿蒙起双眼,只去附和“大补”的传说为自己的身体建立起麻木的安全感;更可悲的是,在事发之后,只是一位英勇的医生的离去,新的蝴蝶效应又再次卷起风暴,某些网民宁愿蒙起双眼,抛弃立场,似乎所有不论平时多么词穷的人,在一夜之间都学会了发一些晦涩难懂的语句,都断章取义地背会了鲁迅观,保持缄默只会在妥协中失去青春的意义与价值,而自信与反抗才是青春永恒的底色。

17 岁的我们还拥有着青春,我们就要认识到她。不要虚掷这黄金的岁月,或把生命献给无知,庸常和低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病态的目标,虚伪的理想。活出宝贵的激情,始终寻找新的感受,让自己无所畏惧,无所不能。

我深谙乱石下花草的坚韧,我明白弱小的生命里也拥有惊涛拍岸的力量,我在 17 岁的青春里看着多少勇士逆人海而行,我看到了年迈的身躯里仍旧流动着青春的血液。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可怕,但也打不败勇敢的人们,因为它打不败无敌的青春。

[责编校对 王晓开]



先生锐利的文字，只是殊不知，这些抛弃眼珠的谩骂，究竟是为了悼念，还是给自己不满而又不愿改变的生活找到了一个埋怨的出口（或许称之为矛盾转移），又被哪些真正图谋不轨的、不期望国家真的变好的幕后鼠正中下怀？

这从不是逝者所欣慰看到的，更不是灾难面前的国家所欣慰看到的！互相的诋毁，抵不过网络鱼的记忆。网络世界里没有事件能存活超过一个月，貌似没有炯炯的眼睛，没有人需要为言语负责，更没有人失忆负责。难道我们所根本希望的不是战胜灾难、使国家更美好吗？我相信现在的质疑声只是人们在压抑之下对宣泄的需要，而不是内心中根本的渴望。我们不应该失去立场，更不应该失去眼眸。齐心协力真的很难吗？它很简单，因为我们根本的渴望本就一直相同；它又很难，因为压抑状态下的人容易乱了阵脚，丢了本心。

繁乱的信息，麻痹的神经，是网络带给我们最深的伤害。

所以，即使形势再危难，请相信人民的、国家的力量，既然我们生而平凡，没有钟院士般的勇毅，那么也请不要遗失内心的信仰，坚守自己的立场吧，拂拭自己的心灵吧！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需要我们的坚持，至少，做出自己深思熟虑所认为是对的事，去找到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任由自己的躯体迷离在暗险丛生的虚拟世界里。

挑 战

即使找出了根本因素，其他的因素也不容小觑。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反应机制的滞后，17年间也未见解决。前路漫漫，年轻的国家在日臻完善的尝试中必然存在重重挑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面对，恐慌无济于事，夸大无济于事，只是为上升的国家添一份动力，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同时，经济的恢复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停滞了这么久的某些产业链，究竟是面临资金崩溃，还是消费爆炸？我们无从得知。

机 遇

迦太基在一次次的毁灭与废墟上建起了新的城市，一次次的重建却给了它文明进步的空间；耶路撒冷在被夷为平地、烧杀抢掠后，重建起一座圣城。

黑天鹅既然给了溃灭的力量，同时就一定给了重建的机遇。17年前，线上购物与互联网抓住了机遇；现在，前方一定又是新一轮的革新，荒芜绝不会代替希望。

新的消费焦点。非典时，人们所猜想的“天天勤洗手戴口罩”还是被时间淡忘，虽然过激的反应会被遗忘磨平，但非典所潜移默化带来的卫生意识，却使人们对卫生健康的需求上了台阶。而在这次之后，健康方面很可能成为新的消费焦点。加之，久不出门、户外运动，更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减肥健身热潮……

诸如此类，某些方面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很有可能过后爆发出来，也昭示了人们消费的新升级。

流媒体前所未有的发展。非典给互联网插上了翅膀，网民数量井喷，流媒体得到迅速发展，更是成就了淘宝。今朝，线上教学、会议，B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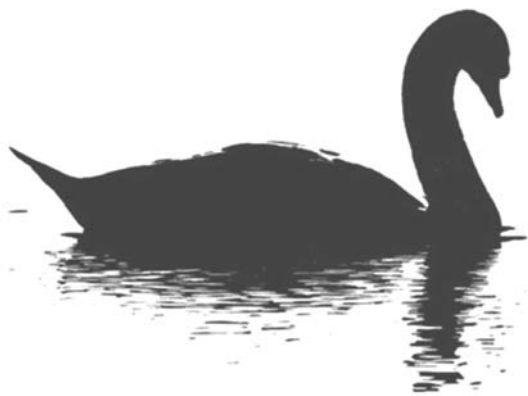
的“云过节”以及《囧妈》在互联网平台的首上线，这些新兴的方式，无疑是打破了距离限制，流媒体是否又会实现一轮井喷式发展呢？

懒人经济、宅文化的升级。都说人类是惯性动物，在将近两个月的“禁足”中，有人却习惯了不出门的生活。如外卖、跑腿、快递行业，是否又面临机遇呢？

厨房文化的上升。这次疫情无疑是给了家庭理想的相处空间，既拉近了家人的关系，同时让在家“闲着”的年轻人们迷上烹饪，长辈们更有时间为孩子天天下厨，炫炫厨艺。厨房文化的上升，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升级息息相关，又为家庭文化的升级添砖加瓦。

墨鸬展翅，千里荡漾。我们谨在这历史一次又一次的玩弄中，顽强地进步。

[责编校对 王晓开]





寒霜尽处总是春

◎ 高2021届文一班 韩江悦

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出门,于微风与明月中。路灯不知什么时候暗了几盏,空气里,几分压抑。风吹在身上是冷的,尤其是腿,像灌了铅,难以迈开。许是逆风?许是居家过久?在几分烦乱中忽窥见明月在黑云间游走,光芒掠过脚下微微发亮的寒霜,极快极轻。一句挺美的诗从心底浮上来——“寒霜尽处总是春”,心中一动,最近看到的几幕呈现。

“什么是中国速度?1小时,武汉天河机场完成20余吨医用物资装卸交付;1天,1500多万个口罩加急生产;6天,50多支医疗队、6000余名医疗队员集结湖北;9天,推出17款快速检测试剂盒;10天,7000多人决战,一座火神山医院建成。”央视的宣传片直击心房。

面对突发的疫情,是谁,除夕之夜,闻令出征,放弃陪伴,义无反顾地奔赴这没有硝烟的战场,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战疫”第一线?是谁,奋战在工地,昼夜不息,为建成1000多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这一共同目标焚膏继晷,争分夺秒?是谁,在南京公安检查站中从车上搬下几箱口罩,“我人肉背回来的,从土耳其背回来的!”,在被询问姓名时摆手道:“免贵,中国人。”;是谁,骑了40多公里的三轮车,靠着问路找到医护人员居住的武汉卓尔万豪酒店,送来24箱新鲜蔬菜,满足地笑着说,“这是最新鲜的!我只有这么多了。”……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疫情如雷,轰然炸响。但瓢泼大雨中,无数人逆风冒雨向前冲,挡在我们前面,不留姓名,只留一个渺小的背影,渐行渐远,却那么笃实,坚定。

为谁?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挺身而出,奔赴武汉;为谁?正值青春年华的女

孩们毅然断发,美丽的面庞被口罩勒出深红的褶皱;为谁?华侨们自发从海外寄来装有口罩的包裹,为谁?民警们昼夜不息;为谁,保节人员们几小时不喝水,只图处理好医疗垃圾,为人幻创造干净安全的环境。我的眼前,一个个红手印,一个个红印章,在燃烧,视死如归的爱国奉献精神在怒号!我的眼前,巍巍然屹立着一座山,不断生长着,责任感与天比高!哪有什么白衣天使,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和死神决赛;哪有什么钢铁之躯,只不过是一群普通人,一样的血肉之躯,穿上防护服后,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山洪”暴发,是你们挡在了前面,组成人墙负重前行。拼命抵抗,如潮水般逆流,成河涌回,前仆后继,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以狂澜力挽狂澜,何等勇敢!

一阵风掠过,微冷,耳边突然响起历史课上《为了谁》的歌声,老师在网线那头竟哽咽了几次。在这黑夜中,我亦泪目了。明月依旧那么夺目,圆中却有几分残缺,是因为家中不似往年团圆吗?然而“明月何曾是两乡”?此心安处,彼心安处,战士们都以之为家了,敢为,先天下之忧,然已之乐,我深深佩服他们的使命感与奉献心。

青山一道,同云共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寒霜尽处总是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谢谢你们逆流而上,逆风而行,冒雨决战。谢谢你们的奉献,你们的坚守,向你们致敬!愿你们归来时,春笑,花开,月圆。

[责编校对 雪原]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见信如晤。

我们都说2020是“爱你爱你”的一年，但是显然，“爱你”并不容易。澳洲的大火，非洲的蝗灾和我们现在正在对抗着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切都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但又给了我们如此的刺痛人心的真实感。本该万人空巷的街市空无一人，本该欢声笑语的节日愁云惨淡。但是请各位不要灰心丧气，疫情的发展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每一例确诊的新增病例都备受各方的关注。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全国人民都在共同努力。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疫情爆发之后，国家充分发挥了制度优势，成千上万的物资调至武汉；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捐钱捐物，钟南山院士等专业人士长途跋涉第一时间到达武汉成为“最美逆行者”；医护人员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地在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友好国家们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



天”这样的诗句被印刷在物资箱上。打开朋友圈，科普文章，防疫标语，暖心故事充满屏幕。我们对这一切感到欣慰与感动。在人类和病毒的抗争史上，我们先后战胜了十五世纪的天花病毒，十九世纪的霍乱病毒，2003年的SARS病毒，2013年的禽流感病毒等等，我们相信这一次，胜利依旧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相信，拥有充分准备的我们，拥有坚定信念的我们，不会重蹈十年前的覆辙。我们需要做的，是勤通风勤洗手，是出门戴口罩，是减少人员的流动，是团结起来战胜病毒的健康心态。我们需要做的，是坚定

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国家，真心地感谢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的人们，并等待那个必将到来的春天的来临。

但紧随着疫情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利己主义者，愚昧无知者，见利忘义者的出现令我们愤怒不已，多天来的压力与愤怒令我们的精神疲惫不堪，我们开始消沉，开始怀疑，悲愤和痛苦一时间如海啸般袭来令我们窒息。我们忘记了，无法接受人性的肮脏，就无法拥抱人性的温暖这一

亘古不变的事实。与其一味的放大消极情绪，一味提醒这些黑暗面的存在，不如去正视它们。悲伤吗？痛苦吗？愤怒吗？不满吗？那就应该记住谎言的代价，记住真相的价值，记住数字背后鲜活的生命，记住奇迹背后所有的个体。苦难需要的是感同身受的正视和救助，而不是站在苦难之外无用的抒情。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灾难，也是警告。它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直面人性。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人类的渺小脆弱，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感动。病毒无情，人有情，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应该一起为了美好的明天努力，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让我们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基辛格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但是2020年，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时代细微的呻吟，并主动上前弥补了时代脊骨断痕处，他们是荒原上的火炬，指引着迷路的人走向归途。我们怀揣着希望的火种走过黑暗的长夜，山川河流会见



“风月同天”固为动人 “武汉加油”也不失深情

◎ 高 2021 届 12 班 王袁锦秀

2020 年的开头让每个人都始料未及，如今正是共克时艰的时候。看着冷冰冰的确诊数字不断上升，逼仄的角落有恶者在暗涌，我们都是蝴蝶翅膀上的那粒灰尘，被裹挟在龙卷风中，谁都晕头转向。当“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已经喊得人们麻木时，日本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却刷爆了朋友圈和微博，引起热议的同时也击中了大多数网友的心。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显然有着极大的力量：我们有民族、地域的差异，但是我们头顶着同一片天空，我们都是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地理的隔绝阻断不了人情。风月、山川的浪漫与疫情毫不相干，却处处是慈悲。于是日本物资上的诗意标语火了，日本援助之举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感激。但有些人赞扬的同时却要拉踩一下中国，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嗤之以鼻，更有甚者说“日本果然继承了中华文化”。暂且不论这些人居心何在，先来谈谈“加油”二字。

据史书记载，嘉庆年间，有一举人张瑛，一生为官三十余载，他是“武汉城市之父”张之洞的父亲，一生最为重视教育事业。每到午夜交更时分，他都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桐油篓巡城，如果见到哪户人家有人在挑灯夜读，差役便停下来大喊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加油啰！”张瑛前后坚持了十三年，不论天晴下雨，夜夜为读书人加油。所以当我们喊武汉加油的时候，也是“武汉城市之父”的父亲在为武汉加油。

当你知道了这个典故，你还会认为喊“武汉加油”是没情怀吗？我们现在所用的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遥远的故事。数千个常用字也一样，它们不能因

为被频繁地使用就被拿来与诗词比较并落得没文化的结论。所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很好，“武汉加油”也不差。况且使人动容的是真真切切的情感，而不是汉字用得高大上我们就痛哭流涕。

贾平凹的《写给母亲》至今让我动容，整篇文章语言虽平淡，细碎如家常，没有亮眼的修辞，其中真实的细节却足以让人眼泛泪花。失母的作者恍惚间听到母亲在喊他，便走到母亲的房间，自言自语好一阵，想母亲是去街上给自己买爱吃的菜去了，最终却只能在母亲相片前的香炉上一柱香，道一句：“我不累”。其实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这样一些简简单单的语句所感动。运动场上呐喊的加油，能让多少人加快步伐。孩子一句辛苦了，又能让多少父母感到宽慰。武汉送饭小姐姐面对记者提问时一句“一想到还在医院里受苦和奋战的同胞，我就难受。”又何尝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俄罗斯的 23 吨医疗物资不吭不响地从莫斯科附近的机场起飞，把伊尔-76 运输机装得满满的。即使不留一言一语，其中帮助不言而喻。所以喊“武汉加油”的人也是用一腔的热血与感动在为武汉、为国家加油呐喊，日本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也是日本友人及在日华侨对中国的帮助和祈福，二者在情感上并无贵贱之分，都能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感到友善和真诚。

汉字一笔一划皆是情，一字一词都有故事。文辞优美深切固动人心弦，字字平实又何尝不能道尽此间深情。所以“风月同天”很好，“武汉加油”也不差。

[责编校对 王晓开]

来自西安市的高中生

2020 年 2 月 16 日

[责编校对 王晓开]

证我们前赴后继的跋涉和永不放弃的努力。

噩梦当头，但星火永不坠落。

此致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得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事了。

如此,本和往期的冬一样,虫鸟窸窣倒去,无数双疲惫不堪的双眼聚焦着世界的最后一刻人间味,重彩的世界泼满不停歇晕染开来的黑色浓墨,浅尝辄止的初雪恰巧漫过苍黄大地上的辄印,踏着咯吱作响的囚车运走了秋日。

刺眼的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每座深沉城市的污垢角落中忍受着病魔的躯壳、被黑暗吞噬的万家灯火,无一不是你的炽怒,而我看到更多、竟是莫名的悲戚。在四方通达的时代里,没有人能像一座勾勒着漂亮姿态的孤岛,在大海里独踞一方,相反,人人都像是岛上的一小块泥土,紧握着双手不让浪潮拍打开来,连成无数片诸如此类的陆地……兴许到这一刻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组成部分,更是你怀抱下的蜉蝣,任何一方先破坏天秤的平衡,都要接受惩罚,另一方也休得逃脱,丧钟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为谁鸣响,明明自欺欺人、却又自食恶果。

我曾以为病魔是裸露的真实、歇斯底里的呼喊、不相通的窒息、不顾一切绽放的孤独……可当我们的手紧紧握起,落下的泪不过是身体曾经输掉的战争,而我们终将会颂起胜利的歌谣。我想,我们已和你来了一场彻悟的交心,甚至读懂了卢梭曾写道过“要记得,人类走向迷途,往往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自以为是”,往先的我们并非从未感受过支离破碎的现实,也并非未尝承受你的怒火,我们打理着岁月中失落的年华,转眼忘记疤痕和痛楚,投身入自己所谓的“时代的进步”,理所当然的牺牲着你用来哺育我们的一切,消耗着你仅存的耐心。

这是大地上一首耻辱的史诗,灵魂深处矛盾的畸形、生命涨起的水锈、扑面打来的狂潮将人卷入腹中……可怕、可怕、你已到了最饥渴最贪婪的时候,这富饶的土地填补你空虚的粮仓,却再也咽不下,我知晓你也苦难深重、无处掩面,这痛苦并非你我能够轻易言说,你在用你的方式警告着生灵,而我们则像斗角的虫和杂乱的灌木,起初对到来的恐惧手足无措,一个又一个跌入死神的魔爪,可现在我们已尝到恶苦、品到顽劣,我们在重新整理先前的偏见、发誓不再做无酒量的贪杯者。在你的惩戒面前,以前对你作



恶的我们找不到自己的根,风将他们吹散了,他们没有根,活得很辛苦;人间总是充满哭泣,为了某个琐碎的小事呐喊,希望你如今看见我们这般忏悔,可以再应许我们一个重拾自我和尊严的机会,过去并不能忘记,但总归会往前走。

就当是做了一场长达千万年的梦,梦里的我们在深夜里阅读一样的故事。

“明年有明年的雪,明年的雾色,明年的永无休止的阳光,还有明年数不尽的生机。”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栖息地,怀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不会再为了自己抛弃理性、不会再踟躇作为欢愉的俘虏,我们会尊重你,会同你一起静静站立,灵魂磨着风景,像船摩擦着停靠的渡口;我们不再觊觎贪图,取而代之的是虔诚的祷告。

我们对自己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我们对你说,你可以是火焰与黎明,而我们则是随行慕名者。古道从行皆是客,陟遐自迹落马蹄。

[责编校对 王晓开]



敬爱的自然母亲：

您受苦了！

一切皆在风驰电掣间。疫情爆发了。

之初，尚有一些人还在轻蔑着。他们一如既往地傲睨得志，笃信着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是万不能喷涌出怒火的。即便是他们仅存的理性发觉出所作所为有些戳心灌髓时，也断定你是无可奈何的。殊不知，你怀怒将发，“休祲降于天”，天下缟素。

疫情报告上，狂热的数字肆无忌惮地跃增，灰色的一格冷漠地宣告着天人两隔，唯一翘首以盼的绿色却又使人惘然却步。自然啊，唯你深谙它们的来龙去脉。本应张灯结彩、高朋满座的新年，恍如一股阴冷的风，吹得只剩下残羹冷炙，寄以希望的时刻令人黯然失色。一时间，满城欲坠，风声鹤唳，有壮士断腕的决然，也有惶恐不安的惊惧……

我知道，这是你忍无可忍的爆发！这是你无可奈何的宣泄！这是痛心疾首的警告！一些道德家由此认为你是暴戾恣睢的大独裁者，置人命于枉然不顾。我却要为你正名，你不是臆想的恶意揣测！

为了满足味蕾，铁笼里的捕来小兽呈上餐盘，只因尝之有味，食之有快。更有冤屈者，假使动物们被无中生有的冠以某种功效，就相当于死刑判决书，可曾想，禾花雀、穿山甲，每一只小兽的灵魂都无法在血戮与谎言中瞑目，雀跃的人们浑然不知吃下疾病与丧心病狂。

乱祸之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无数私欲汇聚成一条规模宏大的链条，偷猎者、卖家、买家们为利趋之若鹜，蒙蔽了心中最后一点对生命的敬畏与良善。盔犀鸟头骨有鹤顶红般的一抹妍丽的红；犀牛角成为消灾辟邪的法器；大象晶莹如玉般剔透的象牙是地位的象征。生生血肉化为白骨后，各司其职，满足着人们永无止境的畸形欲望，成了文玩圈趋之若鹜的“一红二黑三白”。残忍却在耀眼背后：无人望着盔犀鸟头骨空洞的眼眶，思索割去上喙后痛苦和禁食的无力感，死亡那是唯一的归属；无人

感受到犀牛被粗暴切掉角后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对生的渴望都饱含痛楚，感染无数病菌后伤口塞满蛆虫的恐惧；无人感受到无脸的大象头骨沟壑纵横的刀口，尸首分离所给象群的悲痛。

你赋予了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在你的胸怀里它们为着“生命”两字抗争着，成长着，每一个生命都是你的孩子啊！却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它们再也无法驰骋在盎然原野，再也无法翱翔于蔚蓝远天，再也无法游戏深沉海洋，你所孕育的土地上，只有尸横遍野的孩子们。这种痛，又岂是一场疫情，一场病能诉诸于诸的？

但，人类确乎引以为戒了。一方面是“情非得已”，一方面是“笃定不已”。

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年轻的医护者说像被“投入病毒的荒原”，却还义无反顾，前仆后继，运输物资的司机车祸间留下年幼的天使，重症患者立下遗嘱捐赠遗体给国家……为了英雄们不是徒劳无功，每一个人都将审视自己的言行，为之“引以为戒”。人类不是冷血无情的人类，都是血肉之躯，自然惩罚的锋芒之锐割伤许多人的“无畏”，寻回了遗失已久的“敬畏”。法小弛则是非驳。人们将全面修订禁

止非法对野生动物的交易法规。“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一条刚直不阿的法律条款，是人们幡然醒悟的起点，也将会永驻每一只同在世界生活的动物的心，捍卫你本就应不容侵犯的尊严。

人类曾为动物们敲起丧钟，让它们的肉体在人间破碎，亡灵在地狱震惊；可如今你为人类敲起警钟，质问着我们究竟是你的掌控者，墨笔挥毫就可判决生死？显而易见：为，每一只在欲望面前惨死的无辜生灵；为，每一位在疫情中痛定思痛的人们；为，您——伟大的自然母亲，所有人类都应该反思，所有人类都难以置身事外！

愿您永远生机盎然

您的孩子王康乐



[责编校对 王晓开]



与心灵对话

© 高2021届12班 王雨轩

“我们准备着，深深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题记

在冯志的诗中，生命绽放往往只在一瞬。为了这份短暂，我们在人生大海里遨游，承受着时间，玩味着孤独，才与另一个体不期而遇。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网课学习，终于可以享受与家人相聚的时光。步入厨房，阳光透过玻璃门，在地上映出五彩的长波。迈一大步，双手抱住妹妹，轻轻亲一下小脸蛋，转过头，与老妈落几句家常，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不可褪去。

天色愈暗，楼上的装修声也停了下来，不出意料，爸爸也回来了。一家围坐在沙发上，再也没有了电话上的争吵，或为成绩，或为作业。此刻，最爱的人陪在身边，远远胜过一切。

爸妈互相依偎着，妹妹和我仔细钻研着拼图，寻找下一块的惊喜。哦，快九点了。手中的拼图已完成了大半，我们正在向最后一块冲刺。滴答滴答，滴答滴……终于拼完了，拿着手中丢失一块的拼图，却有

满分的幸福感。爸妈已睡着了，突然想起了被刻意遗忘的作业，沉重地走到书桌前，拿起笔，写字速度虽很快，但怎么也无法遮蔽内心的焦虑。

是啊，又浪费了一下午。今天是要整理试卷的，却又连作业都无法完成。后悔且无奈地接受了眼前的事实。着着急急的补作业，拍照，上传，再玩会儿手机，最终不舍的将它放下，进入梦乡。

这样的生活似乎已经过了五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实在让我着急。我内心中当然明白，持久的懈怠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一摔到底，可，我不忍……

不忍心放弃清早的被窝，不忍心离开网络的纷繁，不忍心打破家庭的温馨……每当我又睡了一个懒觉，不得不起来签到时，其实，生活早已向我的一天发出了失败的标志；当我上课时又自觉地打开B站，刷着一条条视频时，知识已与我差之千里；当我堕落到谷底时，我才理解了该怎样对待青春，对待生命。

那个少年终于沉静了，他冥想，他自由，他发现生命的意义是为了另一个体，而那个体，其实一直藏在你的心里。它是什么？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对未来的探求，是对自身的思索，是与时代同呼吸的脉搏。

你每一次的松懈，都会拉长你与向往的未来的距离。量变引起质变，未来的你就只能望着他人的成功，埋怨这个世界，毕生抑郁。

少年，趁青春犹在，不负另一个它吧，即使它看起来有些严肃，可你应该知道，它才是你内心真正的渴求，是你人生的指引者。

小草尚能挣脱大地，蚂蚁且可肩负重压，当你的内心开始醒悟，那一定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相信自己吧，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抓住内心中那细微的感受，虽虚幻，却最真实。

又是一晚，少年选择了台灯，把玩这独属于自己的时间，突然，内心一颤……

[责编校对 王晓开]



此刻,我坐在床上,随意地在网上浏览着。处理完上课和学生作业的事儿,看看新闻。刚刚上完了今天的课,吃完早饭,进入一种渴望已久的松弛状态。

此刻,窗外马路上,车辆往来穿梭,其密度已渐渐接近平常状态。保洁穿着醒目的服装四处转悠,捡拾遗漏的垃圾,不断和往来的熟人说东道西。这两个渭南口音的保洁一直就没离开过,好像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他们也一直守着这一段难得一见的空荡荡的大街。楼下的那家一直不温不火的理发店转让了,那一对山东小夫妻不知去了哪里。理发店昨天就开始重新装修了。装修工一边播放着手机里的音乐一边干活,歌声和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混杂辉映,张扬着一种普通劳动者的平和、充实和欢快。这让我想起青少年时代在乡下田间劳作的场景。生活,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此刻,窗外楼下的房产中介门口,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正跟自己的女儿通电话:你别哭了好吗?你不昨天才去

姥姥家的吗?怎么今天就想回来了呢?爸爸这回正忙着呢,爸爸马上要陪客户去看房子了,你乖乖的好吗?爸爸忙完了去接你好不好?乖,听话……男人的腔调中透着厚重和轻柔。

此刻,窗外,高大的叫不出名字的树,叶子在阳光下闪烁着亲切的新绿,路边的玉兰花早已繁花满枝,如银似雪。清风拂过,树枝摇曳,似有幽幽的清香随风而来。我想起17年前非典时期办公室窗前的那树玉兰花,还有那一批初三学生。玉兰花依然开放,那些初三的孩子都已为人父母了。

此刻,我家的猫咪蹲在窗前盯着外边草地上两只麻雀,一会儿发痴发呆,一会儿很兴奋地叫唤跳跃。玩累了,趴到我身边眯上眼睛似睡非睡,舒适,惬意……

虽然,我知道,沿街的店铺大多数还都大门紧锁,晚上除了路灯,少了很多的烟火气。在为数不多的开门的店里,也在看不到熙来攘往人头攒动的热闹,在异常的冷清中,服务员和老板都静静地坐在桌前看着空荡荡的大街……

城市像大病初愈,慢慢地在恢复,毕竟,这一切开始了。

而我看到的新闻里,却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马克龙宣布法国进入“战争状态”……

塞尔维亚总理含泪求助中国出手相救。

纽约州长呼吁联邦政府学习中国动用国家力量抗疫救灾。

旧金山市长宣布封城。

中国一天内接到三国求助。

伦敦飞北京的机票

涨到平时的20倍还一票难求。

意大利老人质问阻止跑步锻炼的年轻人。

华盛顿居民阳台上齐声呼吁外出者赶快回家。

三千多名返美旅客拥挤在奥黑尔机场等待检疫。

……

海外累计确诊99026,单日增加6951.累计死亡3862,单日增加411……

……

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慰,虽然稍显夸大。但我不会有隔岸观火的轻松,更不会有趁火打劫的阴险





等待黎明

■ 商羽

小年刚过,散处各地的学生纷纷回陕,赶回校宣讲的机会,来看老师。时间真是快,暑假才送出去的孩子们,一转眼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他们聪慧坚持,活跃思辨,有爱又多才,相伴三年的缘分,分离却总是定数,想起高考最后一门结束,有学生在操场组队踢球,汗水与欢呼缠斗在少年的笑容里,一小节一小节弥平了我心里的空。冬雪之后,当数十个学生分批次重回我的办公室里,团团包围我时,我看着她们精致的鬓发,美丽的红唇,看着素颜的女孩子未脱的稚气,谈恋爱的男孩子飞扬的神采,觉得,流年,其实也可以令人少,解人忧。身为教师,这样的联结与分散,注定是年复一年的常态,世间纷扰、目迷五色的三千弱水,我独爱这剔透的一瓢饮,她是我的元气,对抗绵绵无绝的腐朽与伤痛。这世上有很多事,坚硬又蹉跎,可爱的是,有更多的事,缱绻又柔软。

尚未从欢聚的愉悦中抽离,忽然知悉新型肺炎以乌云压顶之势蔓延,致死多人,猝不及防间,我眼前一黑,非常黑,无数只寒鸦也会失陷的那种黑,一夜之间,我活成了孤岛,更有无数人活成了比孤岛更惨烈的地狱。我们看得见医护人员鏖战一天,脱下厚重的防护服,贴里的衣服拧得出水,援助医生未进入

和侥幸。那不是我们民族的遗传基因。我知道,那一个个素昧平生的异国异族人离我很远,远到三生三世都不会有交集。但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和我一样的生命,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会给若干个生命造成无法填补的空白,留下久久难以愈合的伤痛。

此时此刻,我最真切的感觉是,没有哪一个春天是自然到来的。在一切看似自然而然的背后都有造化无形的恩赐,都有无数人冥冥之中的相互守望与

武汉前,前线医护人员累到瘫倒,横七竖八倒在地上,防护服都来不及脱下。带着口罩抓着病历,蜷缩着睡在椅子上的,比比皆是。有热心人专程给执勤的武警战士送上医用口罩,叮咛他们注意防护。看见新闻报道一位的哥,载护士去疾控前线,车上护士电话响成一锅粥,亲友极力劝阻,年轻的小护士平静又坚决的一遍遍回答:没事,我必须去。刷新闻时,有专程运送援鄂物资的加长大卡车途径收费站时,收费员起立敬礼,有工作人员送上热乎乎的包子和水,让司机师傅“师傅加油!武汉加油!你们辛苦了!”看见84岁的钟南山先生临危受命,星夜奔赴武汉,在高铁上研读资料,疲惫至极时仰在椅背上的情景,只觉得:

国土无双。

只觉得,我们固然有遂不及防的修罗场,我们未能灭绝这污浊险恶的苦痛,我们要背负巨大的惊恐举国为疾疫买单,在这新春,面对团圆。只是,我们万幸还有锐身赴难,手舞干戚的刑天,拔民于泥涂,救民于水火。

十七年前,我刚刚做了母亲,遭逢这同样凶猛狂暴的灾难——SARS。一时间束手无措,上有老人,下有不知事的婴儿,我不能病,不能累,决不能被疾病扶持,有真诚的祝福与善良的期待。这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感恩,然后抛开芜杂、纷扰、喧嚣,摒弃那些并不属于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种种负累,平静的、谦卑的、知所畏惧的活着。活得真切,活得充盈,活得温暖。

在我们真诚的谦卑和感恩之中,惟愿每一个春天都平静地如约而至。

[责编校对 王晓开]



打倒，每一天上上班路上，都会一次次固化这样的信念。打不上出租，挤公交回家时，看着满车的口罩，忍耐的沉默的人群，会忽然想起一首诗：

人似在洞中行走

方生未死之间上覆一线青天

重温了 2003 年非典肆虐期王岐山对话王志的访谈。面对面主持人王志在王岐山开会间隙争取到了难得的采访机会，所提问的话题尖锐、辛辣、刁钻，无任何回旋余地。时任北京代市长的王岐山不回避、不推诿，诚恳坦率，没一句废话，没一句官腔，所答皆所备，处处在民心，让我这个最不爱看官方访谈的人，居然看足三十四分钟全程。由衷的感叹：今天少

见这么敢问的记者，更少见这么出色的市长。不由得会比对今天武汉的应对，舆情沸然，初期的各项举措并不足以给民众充分的信心。我们得承认巨大而突然的灾难是对政府和民众的极致考验，我们得承认我们的应变

能力尚有诸多不足。看到河北一位老大爷推着三轮车卖糖葫芦，一元一根，几乎空城的街道上根本卖不出去，又被巡检人员厉声呵斥，大爷诺诺的把糖葫芦一根根装回纸箱子，冒着疫情危险也要出来，生计不艰难，何至如此？也有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年前囤了三百斤鸡蛋，准备卖给走亲戚的人，忽然滞压，镜头里大娘欲哭无泪的脸一闪而过。这是亿万谋生的老百姓的缩影，谁为他们买单？被感染致死的医生，被超负荷工作几乎拖垮的医生，得不到床位，被迫等死的病患，意外被传染，困守家中的年轻夫妻，谁又为他们的泪水与绝望买单？

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被迫温习世界的无

常，抵御恐惧与懦弱，世界如此残酷，变数如此之多，还是，让我们活成一棵树吧：霜露曝晒，夏蝉鸣，秋虫唱，不猎杀狸，不荼毒鹤，要自己该得的，送回苦涩的无妄。

人生过的窄，井径小路走许久，或许也难看见豁然中开的洞天，人生过的薄，眨眼如蜉蝣，下游的下游还有无尽。丧吗？当然，人生总有逃也逃不过的迟疑、翻转、疼痛与分离。不用夜深，也会忽梦少年事，不用哭向金陵，有时也会事更哀。可是，我们总要一寸一寸犁开身前的沼泽，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翘翘翘后必须站起来，不管生活给我们的是小二黑结婚，还是十面埋伏，我们都要忍过黑暗，忍过伤痛，让回不

去的伊甸园，成为我们温柔又永恒的定海神针。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一年的风必不懈怠，吹过四季的堤岸，到达帆也去不了的远方，一如米莉·狄金森所说：

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

我们有一份清晨去享用

我们有一份喜乐要填充

我们还有一份伤痛

这里一颗星，那里一颗星

他们迷路了吧

这里一团雾，那里一团雾

等待光明。

是的，这个冬天，我们有一份黑夜要忍受。泥途蔽翳的黑，摧梅折枝的冷。让我们祈盼明月，祈盼朝阳，祈盼春风浴。

[责编校对 雪原]





临走前,我想对你说……

■ 王晓开

陕西好小伙、扶风籍退役军人王辉于2020年2月16日在家乡驾驶农业喷药车义务从事消杀工作时,不幸翻车,为“战疫”工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去世时年仅26岁,留下了怀孕4个月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

这几天,每读到这则新闻,我都如鲠在喉,双眼朦胧。所以在此谨以此文献给王辉之英灵,献给千千万万的“战疫”逆行者。

喷药车轰然翻倒,我感觉天旋地转,再想从车里爬出去时,方向盘如一块大石一样死死顶在我的胸口,朦胧中我听见老乡们的呼喊声由远及近,远处影影绰绰。但我知道,我再也爬不起来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临走前,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妈,对不起,今天我还是没把菜买回去。这些天大家都不能出门,买菜都不方便。这几天你叮咛几次了,让我开喷药车路过小超市时顺便给家里买菜,我每次都答应着,可心里总是不在意,路过超市时把买菜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家里没菜,做饭都凑合好几天了。而且这些天以来,我自己也顾不上在家吃饭,都是趁着喷药间隙拿方便面对付一下。为这些,晚上回家时你没少说我,有时我还嫌你唠叨,不耐烦地撂下两句话又出门了。

这些年,我爸辛苦经营农业合作社,整天扑在地

里,家里的活都靠你干。我退伍回家后,你们为我张罗婚事,我娃出生后,都是你在照顾,我媳妇怀孕几个月了,你对她照顾得像亲女子一样。妈,这些年你辛苦了。

好日子才刚开始——新的庄基地已经拾掇了,砖头年前就准备好了,只等着最近的特殊时期过去后就请匠人开工盖新房。旧房子年代久了,这些年你在家一做饭一屋子烟。要盖新房了,砖拉回来时你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还要打着手电筒去数数砖垛子,说是害怕被人晚上拿了。

妈,儿子要走了,房子还没盖,你还没享福,儿还没尽孝呢……

媳妇,对不起。退伍后我也一直和咱爸忙合作社的事,早出晚归,最近你埋怨我回家家里活不拿眼看,回家倒头就睡,一身农药味,埋怨我和大家说话时不耐烦。这些问题我也知道,那是因为最近确实太累了,每天开车喷药十几个小时,全身包裹防护服,不透气,闷得人头晕脑胀,所以回家脱下重重的防护服时,人就跟虚脱了差不多。可这些事总需要有人主动去干嘛,我是退伍军人,更应该在关键时候冲在前头。

昨天喷药路过村口时,你从家里端了一碗面远远朝我跑过来,却被我大声呵斥回去了。我知道你这是心疼我最近老吃方便面,想让我吃口好的,可是喷药车气味浓重,你现在还怀着孩子,咋能到这儿来



呢？而且，这几天因为一直接触消毒水，我的手已经被腐蚀地脱了一层皮了，所以，怕你难过，我也不想让你过来看见我的手。当时一着急，就冲你喊了起来，你别生气啊。

媳妇，家里有个小的，你还怀着一个，我这一走，你怎么办呀？

大伯，感谢你。你在村里当村支书多年，我在人生道路的经历离不开你的关心和扶持，我家里经济的好转也离不开村里的帮助。当年高考失利，我闷在家里不出门，和我爸妈又吵又闹，也倔强地坚决不愿复读，那段时间，家里像笼罩着一片阴云，大家都不开心。是你在這時候经常来家里，严厉地批评我，并和我谈心，给我讲父母的不易，给我讲现在的国家形势和政策，并鼓励我报名参军，又四处给我找门路，让我实现当兵的愿望。军营是磨炼意志的地方，在军营我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在北京卫戍区服役五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还在2015年被评为“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保障任务先进个人。”大伯，我没给你丢脸，我没给咱村丢脸。

我们家几辈贫寒，多年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扶贫政策，又是你来到我家，给我爸做工作，帮他跑贷款，鼓励他承包土地搞种植。这些年，我家承包了土地600多亩，种植小麦玉米和蔬菜，并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收益越来越好，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子越来越好。这些年，你骑着摩托车到处争取资金，给村上打井、架桥、修路，和村干部一起带领全村人致富奔小康。

现在，村里人经济好了，出门腰杆挺起来了，可是大伯你的年龄大了，腰杆却塌了，背却早早驼了……

大伯，我走了，我没给你丢脸，我，没给咱村丢脸。

战友们，永别了。还记得退伍回家前的一夜，我们激动地睡不着觉，畅谈自己回家后的计划。南方的小张说自己回家搞海鲜养殖和加工，东北的老赵说要回去当警察，大家漏了一晚上，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作为班长，我来做总结：现在国家对退伍军人高度关注，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各地也成立了退役

军人事务局，帮助退伍军人进行创业和就业，相信家乡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大家。早上分手时，战友们一个个毫不掩饰，嚎啕大哭，五年的军旅战友，一辈子的患难真情啊！

战乱的年代，战士们马革裹尸；和平的今天，虽已退伍，我仍然记着当年入伍时在军旗下的铮铮誓言。今天，牺牲在了“战疫”的第一线，我，不后悔。

战友们，今天我要走了。下次聚会时，带上我的照片，给我摆一双筷子，倒一杯酒……

另外，小李的家远在大山，你们要像在部队一样继续多关心他，离他家近的人，多去他家看看。

爸，我走了。承包土地这几年，你带着我没黑没明地干，田间地头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咱爷俩的汗水；年前拉回来准备盖新房的十万块红砖，每一块都留着咱爷俩的手印。

苦日子过惯了，平时你一分钱掰两半花，村里人都说你是“铁公鸡”；可防疫开始时，你撂下合作社的事情，毫不犹豫拿出两万多元购买消毒液捐给镇政府，又让我开着咱的喷药车为大家服务。是你让我明白了人生的价值，是你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

特殊时期，我走后，一切从简。现在，留下一家老小还要你照看，下辈子，儿子还跟着你干！

好像有救护车在耳畔隐约响起，压在我身上的喷药车被大家翻了过来，一切都像刚做了一场梦一样。我朦胧地看见蓝天和白云了，可我知道——

我，再也回不来了……

[责编校对 雪原]



我在抗疫“一线”

■ 李林

2019年10月8日上天赐予我第二份厚礼——儿子一枚。像所有的二胎妈妈一样，劳碌而平静地熬完百天，本以为可出牢笼放飞自己，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社会在喧闹的新年前奏曲中戛然而止。1月23日，除夕前一日，九省通衢的武汉瞬间摁下“暂停”键，新冠肺炎病毒侵袭，武汉果断封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但疫情的“魔爪”却并未止步。年前数日离汉返乡人员有500多万，疫情的防控异常严峻，各省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全民居家抗疫，顷刻间车水马龙不再，街道空空如野，整个城市“冰封”般沉寂了，天地间一切都静悄悄的。对于我这个已经闭关100多天的人来说，再宅家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反倒是多了家人24小时的陪伴，倒也觉得还好。站在阳台上远看静物，谁会想到这一静，竟是近两个月。

一日似乎被拉长了，有点煎熬的感觉。每天必看疫情聚焦，不断增长的数字让人心里着实不是滋味。比起逆行的英雄，我微不足道，敬佩之外，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能做的就是听国家的话：居家不出门！我的理解这就是抗疫，就是为国做贡献。可是，这样的简单贡献我都没有做到，从大年初三开始我奔波在最危险的地方——医院，同时见证了疫情期间整个西安城南北的境况。大年初二西安封城，晚上我们老二咳嗽了，第二天上午带去南郊妇幼，从凤城五路一路南行，直穿西安城区，毫不夸张如入无人之区。医

院门口设置专门通道，出示身份证、测体温、询问是否有武汉人接触史，医生们身穿防护服，口罩、手套、护目镜、鞋套等装备齐全，包裹严实，可以想象他们有多憋闷。医院里充斥着消毒酒精的味道，稀稀疏疏的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包括襁褓里的婴儿。医生说老二上呼吸道感染，吃药观察两天再复查。心一下子放下来，心里念着上天保佑我们特殊时期不再来医院。

不曾想初四下午我们又踏上征程，孩子咳嗽剧烈，小小身体震得让人心疼落泪，在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的多轮询问和检查后，我们又进入空荡荡的妇幼，疾病不会垂怜任何人，孩子病情发展太快，支气管肺炎，医生说：需住院治疗，但无床位；门诊打针，风险太大，你们自己找别的医院去住吧！心急如焚的父母抱着孩子飞驰长安妇幼，沿途无车，过四道关卡，警察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查身份证、测体温、车子消毒等，马路两边的防疫标语异常醒目，紧张的氛围有点窒息。路上的车很少，没有行人，如此疫情时期是什么样的人会出来呢？一路我们无话，紧张、担忧、甚至恐惧，孩子的病、外面的疫情，但无法选择，只得一路南行。医生说：床位已满，门诊已关，带药、雾化回家自己做。一夜无眠，寄希望于雾化，煎熬中又过一日，孩子咳嗽剧烈，憋得小脸通红，反复呕吐，他咳嗽，我哭泣，一家人唉声叹气。天色渐暗，抱着孩子又启程，凤城医院检查，出小区已经很难，口罩也买不到了，孩子口罩是用大人的改小的，不记得是如何出的小区，只记得凤城医院医生焦急的眼神：



“赶紧住院,肺部感染……,无病床”。夜幕下的街道,空旷无人,我们何去何从,任无助的泪水猛流。狂奔第三医院,路上车子的回声很大,空寂的道路更显空荡,路两边停着车,红路灯依旧,万家亦有灯火,但却是空城一般死寂,仿佛都凝固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的心有些恐惧。

漆黑的夜幕下三院的入院通道封闭,仅开小侧门,测温、询问、登记、风淋消毒,好在孩子从未发烧,我们才能顺利进入医院。空空荡荡的医院大厅,寒气逼人,有些瘆人。儿科急诊有值班医生,但发烧患者不接待,医护人员从头到脚全副防护,看不清他们的

脸,但声音温和,让我们焦急的心平静了许多。“即刻住院!”医生凝重的表情让我泪流不止。医生是跑去护士台电话询问住院部有无病床的,看着医生打电话,我在心里默

念:上天保佑,上天保佑!而这一刻,疫情早已被我忘却。好在儿科仅剩一张床,慌慌张张办理住院手续,孩子输上液,时间已到了凌晨一点多,才发觉肚子有些饿,原来早上到现在我滴水未进。安顿好孩子,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啃起干面包,泪水止不住啪啪地流,老公办完手续也走过来,他不说话,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我似乎也看到了他眼中的泪。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得病?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要奔波在医院?心疼、心痛、难过甚至恐惧害怕。护士在,医生也在,还好医院在。我们是幸运的!病房里住着一个发烧的婴儿,也打着点滴,父母蜷缩在床边,我

抱着孩子尽量远离他们。我家孩子时不时剧烈的咳嗽,估计他们也心惊肉跳,毕竟此时疫情严峻,听闻发烧、咳嗽,人人色变。外面静得出奇,隔窗远望大街,无人无车的街头路灯长明,红路灯显得格外无用。针剂结束,已经是上午七点,漫漫长夜,一宿未眠,却也无睡意。紧抱孩子,盯准他头上的留置针,真想替他咳嗽,替他生病,但这纯属空想。疫情的恐惧在我这里似乎没有了踪影。

本以为住院治疗就希望在即。大年初六一大早,医生查房过后,护士告诉我们要换到1号房1号。病房在门口第一间,三个床位只我们一家。育儿嫂张姐

一直和我在医院看护,病房里也要求戴着口罩,包括孩子,我注意到她的脸色不对劲,她说想回家,问她才说:看到我们住过的病房,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在消毒,栏杆、扶手、桌

椅、地面,甚至空气中也在喷洒消毒水,我明白了她的恐惧。我默默走向医生办公室,很平静地问医生:“医生,您是不是怀疑我孩子得了新冠肺炎?要隔离?”可能是我的话刺激到了医生,她护目镜下的眼睛闪亮了一下,说:“不是的,我们怀疑是类百日咳!”“医生您不要骗人了,我是孩子妈妈,我不怕……”我沉重地看着医生,就等他点头。“我们只是怀疑百日咳,这是极强的儿科传染病,所以要隔离,不是新冠肺炎……”“真的,真的不要骗我”“不是新冠,血项等检查都没有问题,估计是类百日咳……”医生着急地给我解释。虚惊一场,但又是忧虑重重,百日咳,顾名



思义!接下来的八天我们在苦熬中度过,孩子咳嗽憋气,满脸通红,直到吐出痰才停止,医生说已是惊咳期,无法遏制强度了,只能一天八小时三瓶红霉素,三次雾化,药物副作用让孩子上吐下泻,哭闹易醒,我们揪心难过,忙乱不堪。

深夜警笛长啸,隔着落地玻璃往外看,两警车开道,一救护车随后,飞驰在无人无车的大街,路灯长明,霓虹灯依旧闪烁,这会不会是拉着新冠病人去交大二附院呢?我的心更加沉重,竟有些压抑,家人已被禁止出小区,我们吃饭在医院食堂,卖饭师傅说这时期能买到菜已经很不错了。外卖还可以点,只是仅限几家砂锅,且要到医院门口去自提,哺乳期的我吃了几顿白水煮菜后就不再麻烦快递小哥了。凡出医院大楼门必经两次风淋消毒,电梯按钮日日消毒,里外墙上都粘有一次性纸巾,时不时身背消毒水的工作人员横扫而来。病房里口罩不摘,测陪人体温一日三次,早晚机器消毒,人工消毒少则四次。那几日太阳似乎有了脾气,很少露面,天气阴沉,外面一片冷寂,医生查房、护士出入、中央台抗击疫情特别报道滚动播出才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在运转。一切的阴霾都是有所畏惧的,包括病毒和疾病。八天八夜在刺鼻的酒精消毒味中压制着自己紧张、恐惧的心理,护士台长明的灯光让夜晚的黑暗躲进角落,孩子天真的笑脸让我们期待着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正月十三被告知可以离开医院,孩子依然咳嗽,让回家吃药,雾化慢慢恢复。开具陪人身份及健康证明是必须的,否则回小区要隔离。穿雨衣、戴口罩、戴手套,做足了回家的准备,我们逃难般奔向小区。静静停在马路两边的汽车无声无息,伫立的高楼不言不语,景象像极了电影《后天》里的镜头,冬日的街头冷飕飕的,等待红路灯时偶见一两个快递小哥穿行的身影。进小区不算艰难,但身份核查、测体温、扫码等手续社区人员和保安做得很谨慎。终于回到了家,疲惫才涌了身来,夜里难眠,孩子阵咳不断,揪着的心什么时候才可以放下,这疫情到底要持续到何日?

三天后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第四家医院——西安

儿童医院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可用严密严谨来概括。划线、引导、分流、扫码、测温、询问等,医院门口秩序井然,消毒水味浓烈。感染科在医院一隅,全身消毒后,我们进入门诊,全身包裹的医护人员护目镜下的眼睛依然闪亮,听肺、看喉咙、查皮肤……一样不落,只是厚厚的防护服让医生的动作稍微幅度较大,抽血检查,煎熬一日拿到结果,竟不是百日咳,那到底是什么?又做肺片,显示支气管炎感染,吃药、雾化,又是一个礼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熬着,宅着,电视里新冠肺炎确诊及死亡的报道数字慢慢降下来了;等着,盼着,疫情似乎控制住了,钟南山院士说:再等等!我在心里念:快快好!

太阳的气似乎慢慢消了,气温渐渐回升,小区里的迎春花开了,梨花紧随其后,杏花、桃花、樱花……陆续绽放,春暖花开真的来了。复工复产,小区可以扫码出入了,马路上有汽车穿行了,人类的社会又萌动起来了,阴霾再可怕也终会过去,信念和希望是无穷的力量。抱着五个月的二宝站在阳台上远眺,夕阳余晖洒在楼宇间,映在窗边和二宝的小脸上,是温暖的金色。

[责编校对 王晓开]



2020, 疫情下的开学

■ 邱海宁

屈指算来,寒假从1月19号到今天3月30号,这个寒假已经两个月半了,史无前例的长。依然清楚的记得,1月19日放假,学校开全体教师大会,我带着丫丫从大西郊一路乘地铁辗转到了大北郊凤城五路西安中学。到达会场,会已经开始了,我领着丫丫蹑手蹑脚坐在最后一排,好巧前排也有同事带了小哥哥一起来开会,"自来熟"的丫丫就跟小哥哥骗吃骗喝,期间一声清脆脆的"妈妈"从最后一排直透主席台。同事们好奇,纷纷转头,谁家小孩这么大胆,喧哗会议。吓得我赶紧捂住了小丫头的嘴巴。

开完会,那天,西安的天特别蓝,西中的阳光特别温暖,想想后面有那么多天可以浪,可以自然醒,可以不用和班里的神兽生气。尤其是我,终于不用披星戴月每天往返两小时的奔波,还能和丫丫朝夕同餐共眠嬉戏玩闹,久旱逢甘霖,说的就是我吧。当时在朋友圈放上丫丫游西中的图片,并配文--放假啦,我们要去浪啦……并立志,争取,每日一游!

然而,我只带着家人浪了钟楼和永宁门,每日一游的美好计划就夭折了。

禁足在家的日子,谁禁足谁知道。

有时候憋不住了,在小区人少的时候带丫丫小区里放风半小时,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又一天太阳照常升起"啊,我还活着,我的家人都健康呢。"因为自己的不自律,带孩子下楼没有带来不幸,我竟然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楼下危险,那楼顶总还可以吧,所幸这栋楼的天台比较开阔,防护也好,每天下午阳光好的时候,就带着爸妈和丫丫,到楼顶看看天,透透气,看看曾经车水马龙的公路熙熙攘攘的街市,还有没有人。如果有人,揣测他

是有什么迫不得已的事情敢在这个时候走在连呼吸都是错误的街道。

再到疫情数字每天几千的上涨,邻居小区都出现了病例时,老公连楼顶都不让我们上去了,尽管到楼顶去都是走楼梯的。老爸从抖音上学来的封堵下水地漏的方法也给家里弄上了,尽管我和老公嗤之以鼻,老爸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除了老公两天出去一次在家门口买菜,我连倒垃圾的权利都没有,家里的那道大铁门外,一切都是看不见摸不到可要人命的危险。

昏昏然一日三餐而不知何日是尽头,恍恍惚日升日落而不知魏晋无论有汉……

突然一日,沉寂了很久的工作群活跃了,哦,撕去墙上的日历,到了开学的日子。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退让的。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一通操作,网络小白们纷纷变身十八线网络主播。设备、软件……全新领域,真是佩服我们这群网络小白啊,从智学网到腾讯课堂,还有日评一分的钉钉,再到布置作业的各种平台,以及平台突然间大流量的涌入导致的各种崩盘……刚开始的那一个礼拜,面对全然陌生的网络授课,真是兵荒马乱,我都紧张到失眠了。以至于第一节课我记错了时间,提前十分钟下课,幸亏课代表及时提醒,秒回课堂,上完课,已是大汗淋漓。

随后的日子,设备和软件驾轻就熟,剩下的就是和假想中网络那头如在教室般认真学习的神兽们要效率了。

虽然说"有颗好学的心,在哪不是学校",关键是"那颗好学的心"似乎又长在别人班的学生身上,



那孜孜不倦的身影又是别人的孩子。

为了诱惑这帮孩子早读早到,第一节课早到,我费尽心思下载了100秒《看鉴》,还去问学生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早读提前二十分钟在网络课堂等着孩子们,提前进入网络课堂放些他们喜欢的歌、小知识点视频。希望随着网课新鲜感的流逝能多一点趣味能吸引这帮孩子。然而,对提高出勤率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顶多是在选歌的时候平常课堂不见踪影的孩子会发声。还得靠马主任课堂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课堂抽查。几次课堂抽查喊话后,课堂出勤率是大大提高了。几乎都是全勤,唯有早读偶有迟到。

然而,对于课堂的效率,网络那一头的神兽们,究竟如何,其实想想也是心里有数的。上完课后的作业检测暴露了大部分同学的学习状态——课堂效率堪忧啊!上网课保持高度专注力是苦行僧般的自律,而电脑游戏、手机强大的娱乐功能,在家散漫习性,随便哪一个冲这些孩子招一招手,网络那头的孩子们就不知魂在何处。挂机上网打游戏的肯定有,旷课逍遥梦庄周的也不乏有人,究竟认真听了几节课自是心里有数……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的脚步就快过去了,四月份如期而至,西中最美的樱花道再不去欣赏就得来年了。网课快两个月了,对航校的孩子而言,双标准,双考察。在学校老师们视手机、电脑如洪水猛兽,课堂上多放一点视频都要考虑会不会伤害到娃娃们的眼睛。这几天娃娃们大倒苦水,在家不能出门,两

个多月,体重一天天往上涨,体能一天天往下降,而良好的体能是高三暑假试飞成功取得加分的绝对保障。这帮孩子,成绩、视力、体能,各个都要命,而如今,天可怜见……

昨天孩子们提交的作业,同学们无一例外都表达了急切回到课堂的愿望。

我们都希望用不了多久,曾经厌烦的体能训练、步步紧逼的作业赶紧出现,因为那是不让自己目前慌到没着没落的保证。宿舍里"流星花园"的出演可以再次出现,不知是何物的"杀马特"也会再次从你们的怀念中出现;航校能再次响起可爱的"土豆"魔性的声音,无处不在的马主任的身影也能再次在你

想偷懒或者干坏事的时候恰到好处好巧不巧的突现,还有班主任的碎碎念,科任老师们亲切的模样;下课后依然会以百步穿杨的速度去抢饭、抢乒乓球案;希望用不了多久,或许就在明天,校园里依旧纯洁而热烈,早

餐摊上会重新升起腾腾热气,地铁也会恢复拥挤,城市会重回热闹。

到那时,我们能摘下口罩,见面可以热情拥抱。

到那时,所有担心的问题终将不是问题。

但每一个问题都值得被铭记!

[责编校对 雪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学生作文里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我曾经嘲笑他们千篇一律，而如今这话却是如此的贴合于我们的现实。

今年这个寒假特别漫长，长到大家都失去了耐心，孩子们以从未有过的急切心情盼望着能够上学，我也在这场疫情中不知不觉中多长出十几斤的肉。看着臃肿的自己，还是庆幸，好在只是长了肉，没出什么大事，想着等上了班就能好点吧？于是该吃吃，该睡就睡。一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心境。

就像电影《流浪地球》中那

句经典台词：最初，没有人

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

是一场大火，一次

旱灾，一个物种的

灭绝，一座城市的

消失。直到这场灾

难和每个人息息

相关。当这场灾难

突然袭来，我们每

个人都感受到从

未有过的恐惧。无论

是之前的非典还是地震，

总感觉距离自己还比较遥远，

而这次却不一样。每天看着听着感

染的人数急剧增加，从几十到上万，恐

惧就像散不去的雾霾，慢慢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这时你才感觉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脆弱，不堪

一击。更让我们明白，逆天而行，违背自然规律，一切

为口腹之欲的愚蠢行为，是多么的可怕。

因为这场疫情，我们学会了对生命的敬畏。也懂

得了自律的重要性。全民自觉隔离，大家主动防护，

不给国家和他人添麻烦，这恐怕是目前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到的。中国人空前的团结，自律，

不禁让人感叹：我们国民的素质之高，真的是空前绝

后。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包里随身带着消毒酒精，时不时拿出来消毒。中国人生活上对于卫生的认识可以说上了一个大台阶。当然，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国家网络电子通讯等行业的发达，能够使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获知信息，加之政府各级部门的实战应变能力的增强，大力的宣传和各项防护工作的落实，真的让大家佩服。随着疫情好转，我们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是空前的滋长。虽然，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但这次我要为我们的国家点一个大大“赞”。

这场疫情也让我们体验到亲

情友情人情的可贵。虽然大家

各自在家隔离，但心却在

一起。今年过年没法和

家人团聚，但电话

微信的交流从未

间断，大家互相问

候，互相交流疫情

的情况，互相提

醒，互相关爱，情

感不但没有淡化

反而更加深厚。我

的一个朋友，她自己

就是医生，疫情到来以后，

他给我们每个朋友都发了微

信，叮嘱我们不要随意外出。而她

每天还在正常上班，有一段时间口罩

不够用，据说她们就只能反复使用。防护设备欠缺，

但整个医院没有一人请假。我打电话问她：你不怕

吗？她说：怕呀，可我是医生，总不能临阵脱逃吧！我

想，有的时候，英雄的出现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但

当危机时刻，他们或她们依然能坚守自己岗位，坚持

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就是英雄。还有在疫情期间坚持

在各个岗位，为大家服务的各条战线的人们，他们都

是这个时代的骄傲，都值得我们尊敬。

这场疫情还让我们充分挖掘出自身的潜力，调

这个春天不一样

刘欣





疫情之下 重温经典

■ 刘 珍

第一次接触《夏洛的网》，是2017年在北京三十
五中实习时。那时候，我跟随听课的老师带领学生在
阅读这本书。书的封面中一位小女孩抱着一只粉红的
猪，他们的旁边是一只羊和一只鹅，他们都望向同
一个方向，神情凝重，我顺着那方向寻觅，发现角落
里悬挂着一只蜘蛛。这样的画面让我对书中的故事
充满好奇，随即就订购了一本，爱不释手地阅读起
来。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一窝小猪
崽的出生打破了一个清晨的宁静，父亲发现有只发
育不良的猪崽准备将它杀掉，八岁的女儿弗恩以公
平的名义救下了这个无辜的生命。她质问父亲，若
是我一出生就身体残疾，您也将我杀掉吗？父亲说这
不一样。是啊，猪和人如何相提并论呢？这是人类主

宰
节自己的生活。以前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自觉在家
练厨艺。一夜之间，全民皆厨。各种版本的凉皮、春
饼、蛋糕、麻花、油条……微信上一片喝彩之声，起
起伏伏，好不热闹。疫情让身为老师的我们，也做了一
回主播。还记得网课开始之前的那几天，心情那个忐
忑，那个紧张。全家动员，准备各种器具。与同事们互
相交流。大家各显神通，柜子上贴上白纸当白板的，
衣服架子挂手机的，担心美颜不美，声音不动听，甚
至半夜里做梦都是网络出了问题这类，除了狼狈不
堪就是不堪狼狈。结果等到上课的那天，声音震天，
吵得全家起来抗议，然而心中却窃喜：原来网课不过
如此。任你时代变化，我们总有应对之策。但随着疫
情的发展，网课的不断延续，各种各样的情况可以说
层出不穷。每天的网络教学，连续的网络作业的批
改，大家的视力在不断下降，孩子们的热情也在减退

自然后祖祖辈辈在意识上埋下的自以为是的认识。
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法则，自然界中的杀戮每天都
在上演。但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作为拥有高级意
识形态的人类，这本该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自然界和
平的群体，这本该用同情心与移情心拯救这大自然
生灵的可爱的人们，却用自私愚蠢的行为破坏了这
一切。

同样地，是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当地球上
的人们怀着憧憬准备度过这寓意着满满爱意而又浪
漫的年份2020(中文里代表着爱你爱你)时，人类中
一群残暴的杀手却将这静好的岁月打破。当天真烂
漫的孩子们质疑大人们为何吃动物的时候，大人们
却在默默做着丧失人性的事情。这场灾难无疑是动
物们对人类发出的最无奈的宣战。

……但无论遇到怎样的麻烦，生活还要继续，好在，
我们终于盼来了复课的消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
发展。

这场疫情让我们更加乐观面对我们的生活，因
为我们有幸还活着，我们的亲人朋友都很好，我们身
边的人都还在，我们还可以继续我们的未来。我们国
家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忽然想起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句：这是一个
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
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
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
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这又是一个失
望的冬天；这个春天真的不一样……

[责编校对 孟 萌]



而《夏洛的网》里的小猪威尔伯是幸运的,它在弗恩的呵护下慢慢长大,它感受过苹果树下与弗恩嬉闹的快乐,感受过被弗恩放在婴儿车中的宠爱,感受过与弗恩朋友去小溪里扑腾泥巴的自由。但是,成长的代价是惨痛的,它是要被卖掉,或者在冬季被做成圣诞节餐桌上的美味的。而这一切小小的威尔伯不曾得知。稍稍长大了的它被卖给了弗恩的舅舅,在新的谷仓里,它要开始学会自己独立地生活。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也像极了人的成长历程。有一天,它无法承受无趣的生活想要逃离谷仓,奋力冲破了栏杆,在人们的阻拦下,它乖乖回到了畜棚里,在逃跑的路上,它也不幸遇到烘焙香肠的房子,也在偶然间不幸地



知晓了自己的命运。这与我们人类知晓自己终将老去的事实是全然不同的,动物们的性命是要随时听令于屠夫们手中的屠宰刀的。天真的威尔伯无法相信这事实,而谷仓里的年长的动物们对此抱有同情

却无能为力。直到夏洛,一只大家眼中长相丑陋的令人厌恶的蜘蛛出现,改变了小猪的命运。我细细阅读过《夏洛的网》三遍,每每都会疑惑怀特先生为何将拯救一只猪的角色分派给了一只蜘蛛。现在仔细想想,他的内心是拥有对这个世界多大的爱意才作出的这样的安排。蜘蛛在人类眼中,是令人厌恶与害怕的,长相丑陋又编织令人厌烦的网,而事实上,蜘蛛却默默地为大自然消灭掉有害的生物。作者何尝不是在告诉人们每一种生物都是值得被爱护与尊敬的,我被这种博爱的胸怀所深深感动。

而回到现实中,看看人类的恶行,因为金钱的诱惑将凶残的屠刀伸向野生动物。穿山甲就算为了生

存给自己长满了盔甲又能如何呢?海豚鲸鱼就算有风驰电掣般的游行速度又能如何呢?野生动物们因为惧怕养成了藏匿的习惯又如何呢?人类的追杀与步步紧逼就算他们如何藏匿也无济于事。

怀特先生笔下的弗恩和夏洛拯救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威尔伯,夏洛用智慧与努力在自己编织的网上写下真爱生命的呼唤,最后怀着宝宝的她依旧为了实现朋友的诺言艰难地走向了与人类博弈的战场,最终没有回到谷仓,因劳累而离开,只留下了自己的宝宝们。这发生在怀特先生笔下的童话故事不正是现在疫情下的医护人员与逆行者们真实的写照吗?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与爱拯救着无辜的性命,这壮

举牵动的是全人类的心。他们放下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他们放下的是爱人、是家人、是孩子。他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泼洒着自己的血汗并用智慧与意志力与病毒做斗争,为着千千万万的生命与家庭保驾护航。

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言,这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生命教育在自己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量。英语学科里野生动物、好好活着、霍乱艾滋病、急救知识、唐山地震等等的话题都是传递敬畏自然与生命最好的教科书。借此文表达自己对所爱书籍的敬意,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责编校对 孟 萌]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蝙蝠 BAT。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种叫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很猖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此事。它先在武汉肆意妄为,感染许多人,后来蔓延到全国许多地方并且受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我们蝙蝠界听到此消息深感痛心和焦虑,同时我们还听到一种声音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我们传播的!这让我们的坐卧不宁,愧疚难当。我们吃的食物杂而多,果实花蜜,鱼类昆虫等等,我们身上的确带有好多种病毒,但我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我们可能传播马尔堡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冠状病毒 SARS-CoV)、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和狂犬病毒。而人畜共患病毒对我们种群的影响似乎很小,这表明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相应的适应性。所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与我们是否有关,仍有待科学家们的研究和证实,不过专家目前得出的结论是此次病毒与野生动物有关。我们强烈呼吁,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不要捕杀野生动物,更不要食用野生动物。没有杀戮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病毒传播源!

一直以来,我们和自然界中的各种鸟兽相处融洽,和人类也是相敬如宾。但近几年来,由于人为干扰,如重建住所,改建旧建筑等,我们的栖息地减少,导致种群数量下降。还有人们的不正当捕杀,有些人是为了享受美食,有些人则是因为习俗信仰等原因。这不仅破坏我们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人类的健康也产生了影响。

我们蝙蝠类是唯一真正能够飞翔的兽类。所以很久很久以前,兽类和鸟类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决定我们的归属类,兽类认为我们应该属于他们,因为我们有牙齿,有四肢,鸟类觉得我们应该属于它们,因为我们有翼手,(一种类似鸟类的翅膀的东西)。为此双方争斗不止,相持不下,为了平息争斗,我们的

祖先决定退出他们的江湖,生活在洞穴、房檐井矿里,而且做到昼伏夜出,“黑洞深藏避网罗”,(白居易)既安全又养生。退一步海阔天空,从此鸟兽和睦相处,江湖盛世太平。

其实我们的视力很好,不过视觉本领一般。我们同类之间的交流沟通凭借一种“超声波”,(你们人类是听不见的哦),通过这种超声波,我们可以分辨物体的方位、距离、大小,这就是你们所称的回声定位能力,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心脑相应,相知相通。

我们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通过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发明了雷达,以及现在隐形飞机的出现也与我们有关。在中医药中蝙

蝠的粪便被称为“夜明砂”,有活血消积,清热明目的功效。另外,多个世纪以来蝙蝠集居地积累的排泄物一直被人类所利用。在许多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的、优质的农业肥料。

在华夏文化中,“蝙蝠”寓意“遍福”,绝对是“幸福、如意”的象征,许多留存的古老建筑上的

砖刻、石刻可以见证。还有人们喜闻乐见的五只蝙蝠围绕篆书寿字或桃的图案,称为五福。《书·洪范》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纹命”。我们的容貌虽不能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但我们很温柔,很吉祥。

此次为了抗击疫情,国家、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春节,大家少了一次聚会,却多了一阵陪伴;大家缺了一次远行,却增了一份真情。希望这次疫情让你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不再出现野生动物,希望这次疫情能让你们的内心里永远珍惜野生动物。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人类,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做好自身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少聚会,多理解。

祝福大家福到运到快乐到,喜到乐到安康到。

[责编校对 孟 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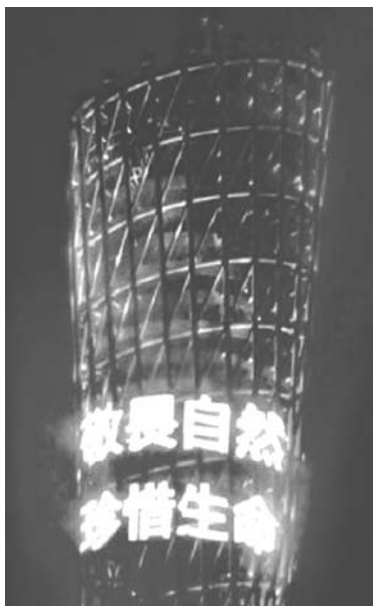
亲爱的同学们:

上学期,老师和你们分享过两个话题“敬畏规则”和“阅读人生”。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必将留给我们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也让我们都有时间冷静下来再次对“家国情怀”、“责任担当”、“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感恩感动”等话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慨。

疫情无情人有情,你我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了中国最美好的时代,从国家领导的英明决策到美丽逆行者的坚毅赴战、从各地坚决迅速的执行力到后方强大的援助力,从普通民众宅家的配合度到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盘棋,老师和同学们也是“停课不停学,抗疫在行动”,我们共同致敬英雄守望中国。

同学们,生活中不只有文化课的学习,学习无处不在。在战“疫”课堂的学习中,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冲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求生是每个生命的原始欲望,人生或短或长只有一次,然而生命在一场疫情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华中科技大学仅半个月就失去了五位教授,令人扼腕叹息的事例,会让你们对珍爱生命这个话题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呢。

珍爱生命是有层次的。首先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认识生命的价值,生命不仅是爸妈给的,也是社会的,自然的。你们要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不要小看“勤洗手多通风少外出戴口罩”这样简单的卫生习惯,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对



写给学生的信

■ 樊兰君

自己的未来负责任,把握生命存在的每一天,发挥最大的光和热,成就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

其次是对他人生命的高度负责和敬重。83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他科学抗疫的铿锵话语是国人心中的定海神针;本该万家团圆的节日里的逆行者们给我们上足了一堂人生课,他们的担当令人肃然起敬:是什么样的精神和意志让他们写下请战书?他们有的延迟婚期却成了遥遥无期再也回不到战斗岗位;有的还没来的及见一面新生儿女;有的抛下卧病在床的老父亲;有的抱病仍顽强奋战在一线。监控镜头视频里也留下了那感人的一幕幕:支援武汉的一名女护士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下班时,因长时间工作造成的疼痛让她难以前行;一名女医生连续工作24小时

突然晕倒在手术台下;长时间陪患者检查的另一名医护人员晕倒休克,目击患者说:“我很内疚很内疚不能去扶他”;一句句“心中肯定是怕的,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如果我牺牲在了一线,我愿用我的生命继续挽救他人的生命”;一位确诊后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小伙子含泪哽咽“说星星很亮的人,是因为你们没有看过这些护士医生的眼睛”;还有那火神山医院病床上特殊的军礼;美丽逆行者们见过了太多的生死,促使他们更加敬畏敬重珍爱善待每一位生命,这种敬畏已经超越了对自己生命的珍重,这就是为他人的健康和生命高度的负责和敬重。还有那“没钱出出力”的朴实的卡车司机,坚守户外执勤者们的“口罩脸”,全国各地紧急动员:人民警察、环卫工人、基层公务员、快递小哥、超市售货员、小区保安、出租车司机、新闻记者等等,太多太多……他们为大家舍小家奋不顾身的真诚,承载了多少家庭幸福的渴求和心愿,肩负着多少民众驱除疫魔的祈祷和渴望,他们让我们明白: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位抗疫英雄的陨落都化作了亿万中国人的守护星,每位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发光,坚持善良正直与勇敢,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人们,都在实现着珍爱生命的第二个进阶。同学们要处处关注那些奋战在一线的抗“疫”勇士和感人事迹,学习他们勇于担当、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信念,不信谣不传谣,家国情怀从小事做起。



最后,我们人类要敬畏自然。人与其他生灵属于生命的自然共同体,与自然界万物生命是互相依存的,和谐对等共生共存共荣的。人类在任何的自然灾害面前都会显得那么脆弱,更何况还有突如其来的一些未知灾难,我们保护环境敬畏自然从来都不应只是一句口号。

网络上课以来我能感受到老师们的敬业,家长们的支持,同学们的努力。老师还想期望大家:

一定保护好自己的视力。我已能感觉到我近日视力严重下降,虽然我很少看手机但因为要搜集资料备课、上课,要通过电脑手机批阅大家的作业,要即时给同学们答疑,还要督查听取年级其他学科老师的课堂,感觉眼睛的确很辛苦。所以希望你们除过上网络课实在没有办法(尽量用电脑上课)以外,少看手机,不打电子游戏,各科学学习最好能多用文本资料,不要以学习为由而欺瞒家长使用手机玩其他。

一定要听得进去父母的逆耳忠言,尊重父母和其他长辈。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你的父母,其他亲人其次。有的父母因工作忙和你们交流可能少一些,或者各家有各家不同的管教方式,同学们综合素养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特质还是很有差异,有的家长竟然还要看孩子的脸色说话。不论怎样请相信,你们的父母在你最关键的求学期间,所有给你力所能及的教导都是有利的,父母是舍不得在这个期间让你出去为家人采购的,只要你们安全只要你们

们幸福,他们再苦再累都没有关系,请趁着这个机会力所能及地做他们的小帮手,学习简单的烹饪也帮父母做一顿香喷喷的饭,多主动找父母沟通,说说心里话。

一定要在居家隔离期间高度自觉自律。你们在家就更应该合理作息,学习任务不要家长督促,要自觉高效率完成,我在年级群里分享了一篇文章《同样是隔离在家,人家牛顿干了啥》。暂且不提普希金霍乱爆发的三个月内创作了6部中篇小说,27首抒情诗,还有著名的戏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牛顿在鼠疫爆发在伦敦被隔离的18个月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自我加压勤奋努力,发明了微积分,计算分析得到万有引力定律,开启了光学研究大门,他不愧“经典力学之父”的美誉。就像他自己所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处于创造的旺盛时期,我对于数学和哲学,比以后任何年代都更为用心”。同学们,不只是科学家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是痛苦而艰辛的,你们正处于求学的黄金时期,只有苦其心志,静心潜学,才可能会有收获,望珍惜。

一定要劳逸结合,选择正确积极的休息放松方式。我们年级体音美老师的网课上的很是精彩,因为他们准备都很充分,但是总有学生缺勤,因为不高考呀!为了确保同学们的锻炼和体质提高,教学处还安排了课间广播操、眼保健操,希望同学们能听着音乐积极锻炼,但总有同学文化课

一结束就退出了教室。大家现在无法体会身体强壮的重要性,也觉得会欣赏美和享受美与自己无关,部分同学学习的功利性显而易见。除过积极地多种形式地锻炼身体,你们还可以通过音乐和阅读调节网课学习的紧张,保持积极心态迎接每天的学习任务。一定配合老师的教学和班干部的服务工作。我们的每一位科任教师,特别是班主任们,反复叮咛你们在家生活学习的注意事项,老师们心系同学情牵课堂,严格执行学校安排,停课不停学,每日关注同学们的健康状况,认真备好每一节课饱满地上好每一堂课。声音沙哑没有关系,电脑直播技术操作不熟练我们再学习,每天对学生作业的检查从不含糊等等,每位教师都在力争不让教学质量打折的努力中使足了劲。科代表班长学委等班干部也在积极配合老师们考勤,不想让任何一位同学掉队,从家长们的感激话语和同学们努力的行动中,老师们也收获着成就和感动。

同学们中间有的父母是奋战在第一线的医者,有的是做抗疫辅助工作的交警、社区服务人员,超市工作者等等,请转达老师对您父母的深切敬意和问候。疫情可控胜利在望,但我们需冷静面对。今日天空仍未放晴,你还需继续努力,做好每个公民自身应该做好的事情,满怀敬畏和感恩。期待疫情过后,我们都能舒爽地相聚在阳光灿烂樱花烂漫的西中校园,祝福同学们平安快乐!

[责编校对 孟 萌]



COVID-19 启示录

■ 屈 锋

这是一场牵涉到每一位普通公民的历史性瘟疫,由中国武汉爆发,蔓延到全世界,截至目前,一百多万人受到感染,近十万人丧生。COVID-19 在全球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其它社会伤害,都是世所罕见的。但是,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之外,它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and 意义还有待发掘。

在教育层面,COVID-19 影响或改变了我们很多亲子和师生的相处方式及常规的教育形态,新的有关教育的认识正在或已经形成。但是,变的东西往往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不变的是围绕“成长”的孩子的需求和父母的供给。

父母的人格修养无形中塑造了孩子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进而影响着他们的言语行为,长期累积的言语行为养成了深刻的生活习惯,而看似细小的生活习惯在居家相处中、在线上学习中被放大,有良好生活习惯和自律意识的孩子让父母省心,反之就可能导致学业退步和家庭矛盾激化。一些地区复课后,有家长手舞足蹈、欢天喜地拍摄短视频庆祝,好似刑满释放。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那么家庭就成了监狱,而父母子女之间竟然是相爱相杀、相依相畏的囚友,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幸福。诚然,父母的苦衷说不清也道不完,但是教育这个概念却既复杂又纯粹,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复课最多只能算是短暂的“假释”。

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作为老师,有义务为学生的学业成绩负责;作为父母,更应该关注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德”与“人”。一切把教育和学习等同起来的观念都是对教育的原则性误解。从这个层面看,COVID-19 并不能改变教育的本质。

在教育问题上,最不能独善其身的就是父母。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不够自律、不好好学习,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在学校也是这样的。居家在线学习只是放大了既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校期间可能也同样存在,你只是没看到而已。尽管学校的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学校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有些由家长发现的问题在学校并不存在,而有些家长未发现的问题在学校却非常严重。

COVID-19 打乱了“正常的”社会节奏,创造了充裕亲子相处时间,提供了充分的沟通机会,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这其实是很难得的。有研究表明,过早地让孩子到封闭式的学校寄宿学习,会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安全感,造成心理危机或认知障碍。很多孩子从初中乃至更早就开始就寄宿了,有家长认为这可以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但他们忽略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是非寄宿学校,在紧张的学习压力下,孩子从早到晚也很少有机会和父母深入沟通。这些其实都是不正常的。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让不正常的亲子状态回归了正常的轨道,我们却难以适应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学们,人与人相处是需要智慧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选择交往、交流的对象,比如和父母、和同学、和老师,将来还要和社会上、工作上的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一个人的社会化需要锻炼和学习,这个



锻炼学习的起点就是家庭。为什么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都很重要?它养成了我们的性格,也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或许有一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原生家庭的利与弊,但是却几乎不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是原生家庭的重要性所在。很多人把原生家庭等同于父母亲人,只分析家人对自己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其中一员的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正视、加强同亲人的沟通。一个善于和自己父母沟通的人,他在社会沟通中也一定不会表现得太差;一个连和自己父母都不能很好地沟通的人,是很难同他人有效沟通的。正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和亲人不需要过分地解释,才造成了亲子隔阂。我们不会把责任全部加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同学们,我们常说多难兴邦,可能就是因为灾难给予了人们警醒和反思。国家在反思中进步,个人也是反思中成长的。疫情无形中充当了放大镜的角色,国际冲突、社会矛盾、家庭问题



都被放大了,曾经由于被搁置而得到缓和的东西现在都暴露出来了。当透支消费成为新的社会潮流时,COVID-19告诉你储蓄的重要性;当考试升学成为教育的主题时,COVID-19告诉你人格成长的重要性;当冷眼漠视成为群体共识时,COVID-19告诉我们彼此之间甚至有生命的联系。经济学家警告全球经济将可能进入衰退期,但他们没有关注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危机。我相信,疫情是自然在更大的危险到来之前发出的预警。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在城市的车水马龙消失的间隙,重新思考社会、国家、家庭和个人。我希望我的学生具有这样的修养:君子慎独,不欺暗

室;卑以自牧,不欺于心。不能认为我还是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所以就可以任性妄为。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更多的时候并不一致,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任性妄为的成年人还少吗?我经常警示自己,真话可以不全说,但是假话全不说。一个人对别人说什么尚属次要,主要是不能自我欺骗。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放纵并不能带来充实。在自律和勤奋面前还能屹立不倒的困难是鲜见的。

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像鲁迅先生一样关注社会,坚持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自由思考。或许你和我一样,坚定地支持城市化进程,坚定地维护全球化发展;在物欲横流中忙碌,在声色犬马中迷失;认为

农村是落后的、愚昧的,认为钢筋混凝土是先进的、文明的。COVID-19是一次打击、一种提点:尊重自然,不要猎杀食用野生动物;欺骗和掩盖事实者会自食其果;重视个人和家庭,看轻物质功利;明星救不了国,唯科技和实业可以;养

成更加科学的健康意识,提高身体免疫力;李子柒式的田园生活或许是更高级的生活理想。

从慌乱到平静,COVID-19不仅带来了恐惧,还带来了更加坚定的勇气。短短的三个月之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悲和喜,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善与恶、真与伪。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我们必将从中找到奋然前行的强大信念。

[责编校对 雪原]